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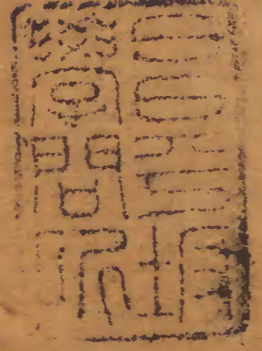
鄆陵縣志

第七冊
卷十七 藝文志三 序 論 箴 疏 募 誌

卷十八 藝文志四 行 狀 墓 誌 表 募 誌 銘 墓 誌 傳 募 誌 祭 文

漢書門

九	八	四	八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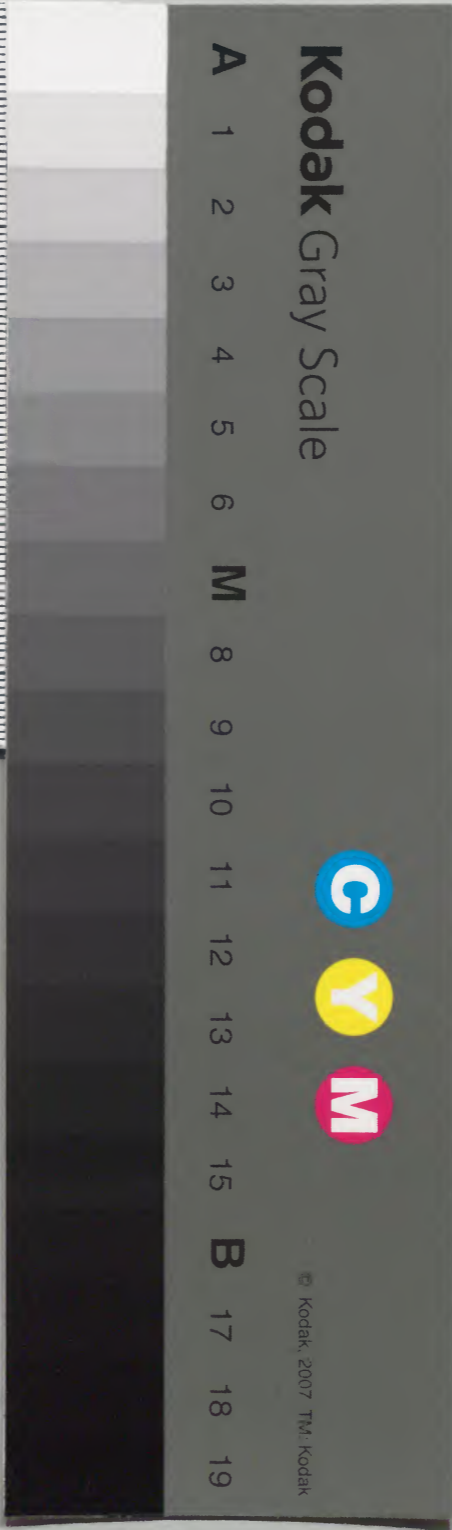


共八本

內閣文庫

九〇八五	漢
九二八七	
架	冊
號	類

番號	漢	9085
冊數	8	(7)
函號	292	113



鄆陵縣志卷之十七

藝文志三

序

牋書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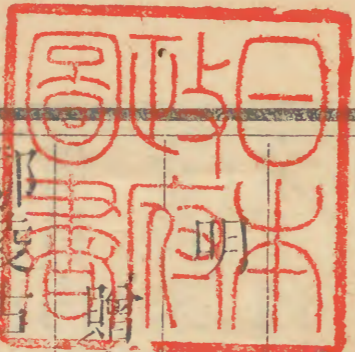
贊

箴銘

附盟辭

序

淺草文庫



贈吏科張給事序

薛瑄

河津人

鄆陵古名邑也昔者先君子與今戶科給事中王公惟善嘗教其邑一時及門之士多從之遊其間俊秀雖多而穎出者無幾人張君志通居其尤焉時余侍先君子側與志通交最契日夕還往風雨無間志通

駁學勤而不息與物相接渾然不見其崖迹
可復毅然有所執而不可奪先君子及惟善公嘗竊嘆
曰張志通其後來器中之瑚璉爨鬲也時余年尚少亦
以爲鄴陵士子之領袖必推志通焉其後余先忝科第
備員內臺與志通別忽十餘年及余奉命湖荆人有自
京師來者告予曰志通已登庚戌進士第矣又五六年
余丁內艱起復則志通先已徵至京師余因抵其寓炳
燭對榻談十餘年前事相與握手歔歔慨然念相知之
久而離合之有時也未幾與志通同拜除書志通任吏

科給事余亦復官內臺益信先君子及惟善公知人之
不誣而亦幸余之偶中也而惜乎先君子早捐館舍不
及見今日之志通一徵疇昔之言又不禁喜極而繼之
以悲也遂書以贈之并呈王公以爲何如也

見河汾集

五世同居序

劉 訥 邑人

吾鄴望族筠溪鄭得中氏成化間輸粟拜官嘉靖戊子
詔賜肉帛今年陞月丙午春岡劉子會澹亭陳子於其
第慶履端也時則龐眉皓髮深衣幅巾踰闕迓賓舍筇
答禮澹亭曰矍鑠哉春岡嘆而問之筠溪曰予生五百

三十五甲子矣澹亭曰美哉壽盍賀諸旣而筠谿之諸
孫標櫛植櫛出且拜曰冀生七莢祖適逢初度鄉大夫
二公不鄙不類而辱惠顧於茨陋尙齒高誼再見於今
曷敢辭已乃有少年清揚再拜於亭下者筠溪曰曾孫
有道也立四子下更迭進觴豆酒三行又有總角童來
筠谿引而前曰立孫重也命之拜拜畢倚膝立筠溪色
甚豫分以飴春岡澹亭相視而竒之起酌爲壽春岡歌
曰二氣幹運兮序屬青陽人之令德兮旣壽且康芝蘭
茂兮玉樹長藹庭下兮孫枝芳天錫純嘏兮允無疆澹

亭從而和之曰三陽開泰兮氣淑和仁者壽兮耄已過
五福備矣曾立多動四筵兮聲猗那歌已筠谿避席謝
在座嫺友張子時鎧陳子溱起立告訥曰二公之歌誠
佳矣然惟祝其壽及其昌後耳若鄭翁曾祖士能享年
九十先曾祖大司徒在朝嘗慶以文祖方父寬皆年八
十餘家規整嚴子孫率令迄今五世不異爨則歌之所
未及也善言必再願重有聞訥乃曰匪壽之艱惟德之
艱德重鄉評壽兼祺福德以基壽壽以徵德而况累世
同居祖孫濟美世德世壽繫理之常天詎私所厚耶是

故公藝事一忍而代有褒旌文融守一藝而世傳家範
如筠溪之享壽祺多子孫天下或間有之至于累世同
居殆不多見然而未有疏聞於朝者豈觀風使尚歉懷
於靡及邪抑有司之責固難諉也嘉二子之請再賦義
門之什三章曰義門將將表樹浙鄉安陵鄭氏於綺有
光將將義門閱歷宋元滎陽之系浦江之孫有美義聲
君子之享有赫詔旌邦家之禎遂書以贈之抑吾聞之
善人有後餘慶必長他日諸昆之盛歲時問安亦將有
如郭汾陽不能盡辨頷之而已者乎吾將拭目俟之矣

刻薛文清公讀書全錄序

陳棻 邑人

言者心之聲也文者道之華也言匪原諸心則徒言而
弗貴文匪闡乎道則雖文而弗傳文清薛公言本實行
行本實學學本於心之誠故其言皆體驗之真而非枝
葉之靡也粵若元黃旣判顓蒙始開而言駸駸彰矣昉
勛華姬孔迨周程張朱其立辭昭範紹往廸來莫不發
於由衷闡厥靈蘊故曰精一曰博約曰誠明曰涵養進
學皆知行並進始終條理之功也而我文清夫子溯聖
真之統緒述往古之微言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夫自

恒性之訓及盡性養性之說以至定性之論性善之中無所不備人惟復性則知行兩到體用俱全如醫家之謂王道禪門之謂上乘學之正途也公後雖有理學之臣然或主致知或專致虛或務體認而少講究或玩高明而畧事實所以唯公爲理學第一人也今觀文清以心之所得而見之力行政業窮達不貳死生以之篤信善道非空談養望者比沈子刻公之書其于道化豈小補哉棐家世鄆陵公之父曾教諭吾庠而公以隨任之例補弟子員于鄆發解登仕爲鄆先達是以予自少讀

文清之書竊知嚮往及承乏禮垣適廷臣議公從祀孔廟未定予奮然上疏表明公之理學請建祀樹坊於鄆頒刻公書於天下予自宦晉首至河東入公之故里謁公祠墓訪其宗裔蒐輯手澤散失備詢其懿則微行以淑諸躬是予瞻禮文清之遺矩有此三遇其會也予始奏刻公書一時人士同心仰重初以全錄奉趙王枕易王卽刻之藩邸繼以全錄貽侍御趙君玉泉君卽刻之閩省今以全錄復沈君維藩沈卽刻之聞喜是予刻梓文清之遺書有此三遇其人也予志表明文清之學而

獲禮於公之家則爲尤真予志傳布文清之書而獲梓
于公之鄉則爲尤切是聞喜于文清全錄之刊乃允宜
而弗可后者沈子其最知務真切者哉予聞公之督學
山東依朱子白鹿洞規所至先訪力行而後及文藝予
叨公之職任而校士亦以德行為重其文清啟予之衷
即然山東諸生感佩公之德教想望稱服以薛夫子目
之嗚呼斯土之士將來能如山東諸生待予斯諸生無
愧于公之鄉人而予師法于公有明效矣豈但讀文清所
讀之書而已耶

見陳文
岡文集

送牛篋亭南還序

陳 棐

鄆陵有奇士世卜城南以居居之南闢讀書處爲草亭
環無雜卉惟修篋扶疎滿焉因名之曰篋亭牛君常于
其中詠淇澳有斐之章誦禮器有筠之義以周旋于此
君也人遂稱之爲篋亭主人主人受廩邑黌去年來遊
京國業成均充然若有所得也將辭而歸文岡子聞之
曰異哉篋亭之歸也胡抱奇而弗欲售耶篋亭當早吐
其奇以用于世予每惜其來之遲而肯舍之歸哉客曰
何爲也文岡子曰篋亭系出微子厥姓著于司寇牛父

氏種德開先世濟其美父宰畿縣多惠政兄領鄉科歷部郎陟官鹺運家遺水榭族有聞人篁亭於是乎有基矣且篁亭孝友天成家城之南以弗便于溫清也辭歸侍養者數年乃結鄉社以會耆英里中有棼斲靡決者得篁亭數言而決邑大夫有稽疑亦時與謀尤能盡其誠篁亭于是見其養矣篁亭整儀修幹與人談則侃侃稊稊滿座聳聽尤善射能發矢百二十步外連發中的篁亭于是見其材矣廼又北走趙燕謁太學友天下士凡天下士來太學者皆與之揖讓論議採其聞見詢其

方域前司業重之命之典禮大司成重之就之難經篁亭于是廣其交矣篁亭之來上國也上自闕廷郊廟之制外而百官庶府之司無不縱觀遠覽大中丞春岡劉公貞肅臺端譽望隆赫于篁亭則姻親也大精膳三原胡公春署水曹清標雅度于篁亭則姊丈也篁亭遨遊二公間僕亦以葭莩之故時致延欸故篁亭每與縉紳遇談及朝政未嘗不反覆究論時中肯綮篁亭于是大其觀矣夫世積者所以流光養深者所以弘業材兼者所以濟用交廣者所以進學觀大者所以識政篁亭於

是爲亟用之具矣今天子軫憂民瘼採求文武奇異之士列布海內如牛君者使其遁跡巖穴尚當弓旌召之今固已卒業賢關歷政法臺矣而又可舍之歸哉此吾所以挽留而不欲其去也客曰有是哉夫人病無用世之具與不見知于人耳才不用世則實不立人不見知則名不彰牛君者五善備焉然則今茲之歸篁亭其亦暫爾豈能久係桑梓之情哉吾固知牛君之用世有日也雖然牛君茲歸而復來也其用世之具必將更有益

奇者哉

見陳文
岡文集

陳公六十壽序

李夢陽

扶溝人

陳公者鄆人也年六十矣神意和朗步健髮黧李子聞之曰異哉陳子斯謂自壽歟黃子曰何也李子曰古之壽以上後之壽以已曰壽天筭也有人已乎李子曰吁有哉古者教民胎有訓生有將幼有習長有產其衰也則優之以禮崇之以逸于是有尊齒之經國養之文有杖鄉朝之制有給肉帛之令有就見之體珍從之儀是故民至老無疾癘天扎之災生鮮窘憂而終之安然上之人猶懼遺也則又鼓南薰之音吹陰崖之律俾躋之

一是故民鮮弗壽也故曰古之壽以上後世畊鑿作息
弗時民始自力以求諸全于是以勤集用以儉省費以
退消事以靜抑慾以適導性以愛親物以恕容衆求全
焉以自其年而賢者藏也則恬邱壑甘農桑于于煦煦
罔口世務而或未忘也則誨其子孫出俾與時翱翔曰
猶吾出焉耳如此亦恒安而寡災故曰後之壽以已黃
子聞之蹶然而笑曰有哉夫陳公者七善具者也賢而
藏夫身爲封君彰矣乃猶野服于林石斯人者真所謂
力全者耶李子曰我明興也準古而酌今厥典備矣是

故國無不養之老鄉無非齒之民肉帛之詔屢下而問
卹之令恒申也陳公者亦謂三代之民非邪黃子曰某
聞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譬諸黃茂種美而地肥不
有水旱之厄風雨之災乎故力全者人長養者時成之
者天故曰壽天美也陳公兼之真三代之民邪公號其
居曰坦窩遂自稱坦窩道人子溥以名進士官至山東
叅議其壽之辰也爲正德己卯八月一日會叅議君歸

稱觴于家

見空
同集

賀鄭潛庵大中丞鎮皖序

陳繼儒

華亭人

不佞幼誦大智若禹之行水竊疑四乘三過不爲不勞
何云無事乃子之頌禹則曰盡力溝洫始知疏濬決排
一用不再用特使鮒谷海王子母啐啄無地非治水之
地無人非治水之人是以終三代無水患目之無事宜
也余謂明于此者治兵亦然惟潛翁先生可以語此余
枯睡空山未識潛翁薛子更生爲余頌述有以知先生
之詳方先生司理德安楊忠烈卽以公輔期之及忠烈
受璫螫先生護卹其家百鍊之剛令人心悸先生之備
兵廣陵也寇氛屢逼近或二十里遠亦三四十里輒遶

巡而遁若此者非有重兵宿將能奪其魄也兵家所云
先聲後實國手對敵妙在先着先生甫下車卽撲殺里
中奸猾某某擒治河中賊渠居湛亭並其黨三十餘輩
嘯聚之衆以三千計一朝解散不兩月頰鳳之鋒不可
嚮邇而揚獨晏然先生之機用足覘一二矣士大夫知
器重先生至其批卻導欵之妙或未必盡知也自古監
司未有召對平臺者先生之受主眷實千古異數先生
條對從容至尊解頤稱善雖其語秘不得聞然先生之
慷慨論列可想而見也茲且奉節鉞鎮皖有識者無不

舉手加額歎長江天塹今日方爲我有蓋自文皇徙都于燕經制宣大延綏諸鎮爲藩籬視東南若稍緩是以江上之防不免疎脫嘗觀古戰爭時自中原而窺長江者凡數端由南鄧出襄陽其一道先主將出樊鄧三顧卧龍于南陽者是也由彝陵荆門出荊州其一道先主迫于曹公走當陽長坂者是也由壽春合肥出須濡又一道曹公欲南侵夏侯尚圍南郡者是也由鄱陽出湖口又一道僞漢兵夜至石頭是也總之以廬皖爲肩背在留都則視猶門戶也近設開府爲之坐鎮真足以補

先制之不逮乃不佞猶有過計者恐創立之始兵制或未盡善土兵不足勢必募召則紀律倍宜嚴六安潛山之間倘有荒蕪金城方畧可一試乎至若蘇常淮揚九江之備兵使者宜悉聽調遣節制籍以犄角此又大司馬不可不早爲建白者也草野雖未見豪傑若衛霍其人然未嘗乏血性男子所貴舍其短而取其長易事難悅以之出將入相可也抑人知撫御難不知招徠亦未易非推心置腹畧其體貌同其甘苦又安望其響應哉愚嘗謂清奸民與良民之脉則悍民不至化而爲盜清

將兵與將將之脉則驕兵不至狡而從賊猶之治水者盡力溝洫耳亦知以此爲潛翁先生告無異與秦越人商百草之味與華陀談炮炙之方特掀渠一笑自今以往山中老人方且與一二逸民共磨擊壤頌明德于勿諉而已矣

見晚香堂集

樞垣奏議前序

楊汝成 華亭人

昔神廟皆臺省員缺落落晨星今簪筆螭頭蔚然林立言路至今日盛極矣神廟高拱法宮九闔萬里一切封事多留中不下今上日親萬幾朝疏夕報昔或召對便

殿面取進止言路至今日通極矣而歷年來登庸雲集安其位者有幾則盛母乃衰之漸建白塵封行其言者有幾則通母乃塞之漸要以語不中欵上且置之則言少彌覺其多乃若以名世之人抒救世之論爲上傾心取旨若寄則言多更覺其少盖于是而知二如常公爲不可及也公在諫垣前後具疏幾二百餘余驚怖其言抑何正大慷慨如河漢不可極今且以天子喉舌司陪京命脉矣爲征虜之憂國自不涉味道之模稜負敬輿之忠誠亦不必顯長孺之慙直余嘗遡其宦轍公爲理

官著氷蘂聲爲諫官絕苞苴跡意公忠諫蓋從清節來
耳清則明明則觀事變也審清則虛虛則核是非也直
清則公公則陳利害也確故自刑垣而吏垣而兵垣章
凡百上言利弊則洞若觀火言國計則細若劈絲言民
隱則如鄭狹之圖幽風之矢無隱不燭言言刺中其他
非乘墉之準伏莽之戎不輕置彈射議論一本正直忠
厚而筆鋒犀利又能增其所欲言深語使人涕快語使
人躍醒語使人思以故奏上輒得俞旨見諸施行識者
謂上信公獨深孰知公清貞獨矢先有以自信乎其尤

難在敵薄城下公時爲都諫度敵目中綢繆周至使公
言盡行何至更貽他釁也今國步多虞邊烽又告警矣
天子焦勞于北幾自將待邊而公適在南倘亦有忠謨
秘計運籌決勝者乎憶昔神廟武功之盛嘗救屬國海
外今乃瘡痍被于域中知公必有感然痛心者昔李沆
爲相日取四方盜賊奏聞旦以爲不足煩上聽沆曰人
主年少當使知四方艱難今艱難不在四方矣公所憂
豈獨在沆後耶余與公朝夕兩都傾肝吐鬲掇皮皆真
讀公全疏如獲異寶何不公諸世而作中郎帳中秘也

因書數語弁諸簡端讀是疏者不惟見公蹇諤可爲世法而亦以知一人之虛受名世之昌言批答如嚮有信于言先者毋徒取筆舌爲矜詡也

見舊志

樞垣奏議後序

劉理順

和縣人

我國家稽古建官一倣虞周三事九列而外復倣漢唐宋增置六垣垣各廣數員者何天下國家之大非言弗通拾遺補闕之倫必多乃善則依然明目達聰之遺意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六垣之中樞爲綦重而其任于今日爲尤難蓋內寇外敵所在擾攘將驕卒惰日滋

跋扈所賴以糾彈之靈而通督撫節制之窮者僅有一線之規劄在假令持論多偏機宜或滯盛治威嚴之績其亦茂以建矣故嘗謂有兵之識焉者乃克任如弱翁之任營平是也有兵之才焉者乃克任如贊皇之馭三鎮是也又有兵之膽焉者乃克任如了此不過五日飲博可以達旦者是也夫識若才已非寡昧遲鈍者所敢望而膽則韓魏公終身未敢以許人者可易言乎二如常公由皖司理爲名諫議其在皖也發奸摘伏雅慕澄清天下仰其丰采者非一日矣其初授刑垣也原情疏

滯肺石無寃天下服其明允者又非一日矣有犯無隱
之義曰盟于心而從諫如流之美時獲于上其刑而吏
吏而兵且以都席授也蓋嘉其有文武才特倚重之非
常資也公掌垣計二載而公之疏以數十萬言計大率
皆剿寇禦敵之事往不具論卽如去秋邊氛未靖烽徹
甘泉越昌而南人情危怖舉國如居鼎沸之中公獨屹
然鎮定而不爲之撓亂也樞垣定衆志以固矣公此時
無不一二疏無疏不干餘言無干餘言不符當宁之成
笑也人圖回于意中者公蚤達于密勿人一得以自憤

者公千慮以致詳五十餘日目不交睫腕不停書公之
穎不知真幾禿而心血蓋罄竭矣若識若才若膽公其
兼之惜擇甲執戈者畏敵如虎未敢堂堂一戰以收執
獲之功而忠猷遠計徒付之連篇累牘之中爲可惜耳
上念公言擢少常不數月而留都秩宗之命及焉公將
南合前後諫章將付梓氏而徵言于余夫公之疏救時
之藥石也誦諸天下傳之後世曷藉余媿媿獨其一段
鬱勃之忱隨變而應者不可不從當日之時勢一揚摧
之也成祖文皇帝云敢爲之臣易得敢言之人難得惟

其難也則易人之所難者真嶮嶮然高岡之鳳而生朝之色矣故敵迫輦轂而不敢攻陷城邑而不敢守踉蹌引還而不敢少留非其無遠志也蓋亦公之論議有以破其心與嘻吾于斯而益知國家之廣置諫員者其利賴爲甚遠也

見劉文烈集并府志

鄭潛菴司理十議序

楊

漣

應山人

韓魏公常言當事人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籠入細乃稱經綸好手此經世名言也魏公未嘗輕以此許人卽司馬溫公呂正獻猶曰才偏規模小然則天下獨不能

得魏公所言之人耳豈憂治平哉乃當時魏公之爲公輔器從司庫務時識量固已遠矣以予所覩記今日亦實有鄭公自公理却子庭有懸魚社無憑鼠案無留牘民無滯情小大之獄衷于平亦旣卓絕時賢頌滿輿人矣乃其留心德化雅意古先如約崇儉立社學禁殺生刻感應靈篇民翕然從事風習不覺一變此稱病而善爲之劑叅俗情之所趨妙有以回之而特不使之知而謂非經綸之一用耶乃余不佞兩年里居所尤深窺于公者處大事若無事當忙事若閒事處譁事若下馬呼

萬歲天寒聽折亭子如斤揮聖而鼻不知王孝先之器
稚圭以要路在前而不厭煩碎耳意其處煩碎時自有
一段整熟氣概當不獨以治辦稱則以視鄭公今日何
如却蕞爾地不足當公遊刃亦無自大公經綸之用要
以天下一却子耳公之識量規模固已弘遠矣已從友
人得公條奏十議披讀終簡中間緊切時務而條理經
絡入籠入細井井秩秩卽據引証亦何該瞻淹博也則
所謂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雨雲
藏匿寶恠者以今日頃雖猶未見其全畧亦窺豹一斑

乎今天下非無事之時也誠無取虛飾太平更無取假
宿鎮靜識時務者謂之俊傑則留心武備以綢繆桑土
陰雨加意民崑以固葺維垣自是揅時急着夫備無事
媚于庶人以燕天子十議固饒具之余伏在田間無能
奉議中緊切事以入告一人特請傳之梨棗俾留心時
事者採擇并加惠地方君子設誠見之施行不謂非儉
歲稻暘時蔭也若夫魏公大業公取次入諫司經理中
外計安社稷他日見公經綸好手余不佞亦不敢後子

孝先之知韓穉圭也

見楊忠烈文集

鄆邑災荒備紀序

鄭二陽邑人

鄆邑俗淳民樸載在邑乘余生也晚不及見隆萬以前事但覺三十年前尚有一種醇樸敦厚之氣邇來人情風俗殊不相侔曾憶亡友劉書閣于甲戌屬纊之際囑其子堦曰吾縣近日誣罔成風荒淫敗度大非美事不可不爲戒慎當時聞者咸以爲切中時弊浸尋日甚迄于辛巳冬遂有闖賊陷城之禍雖幸而不殺不焚然毀傷鹵掠之慘家餘破壁戶牖蕩然一時大姓望族匿踪于茅簷蓬草間雜諸厮養幸脫于難一切羅綺鉛華卸

不敢御高堂大厦避不敢居旋且盡室他徙不憚播遷流離之苦嗚呼生何不幸遭此劫數也乃中庸論至誠之前知則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先儒亦有言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余不佞每持此以告人或且鄙爲迂談由今以觀果何如耶語云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易云震无咎者存乎悔循省禍亂返躬剋責勉強力善挽回天心竊願奉以爲今日救時之良劑也因彙刻鄆事諸文輒弁其端以識慨云

國朝

鄭中丞益樓集序

耿介登封人

嘗聞宇宙有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是三者德爲上
功次之言又次之然吾夫子則謂有德者必有言蓋德
者吾心所得于天之理必平日涵養此理深厚渾全而
後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辭之所至理亦至焉理之所至
事亦至焉內之不越身心性命之微而外之有濟于天
下國家之大此吾儒之學所以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行
道有得于心而究之豐功偉績垂不朽于天壤仍于斯
見之余與鄭子公靜爲辛卯同譜闊別近三十年矣辛

未春命其冢君過嵩陽持中丞先生益樓集屬余爲序
余于先生爲年家子夙昔所景慕而不得見者見公之
言如見公焉歷夏徂秋盛暑坐小齋中三復披讀自其
太翁簡定先生卽潛心理道窺天人性命之奧公家學
淵源親承有素居恒以聖賢爲標準以仁孝爲根基持
已則玉壺冰心應事則青天白日故其發而爲言或疏
通簡要或諄切詳勉或慈祥愷惻或雄偉竒傑或幽深
微密或昌明博大或淋漓痛摯寫其忠君憂國之忱或
慷慨激烈抒其拯溺亨屯之志一字一句無非從天地

生物之心流出殆所謂有德之言者非耶從古賢人君子雖遭遇有常變措施有難易而要之爲天地扶氣運爲國家培根本則一而已矣公司李溟城則持法明允數斷決疑獄辨雪沉寃備兵維揚則未雨綢繆保固疆域超授皖撫正值戎馬倥偬之時東南半壁賴以撐持相視勦撫機宜安輯綏定無虛日而講學課藝神閒氣定如在事外昔范文正公經畧西事人謂其胸中無限甲兵而生平雅志著述武緯文經後世論名臣者必歸焉今公之建豎不減文正而歸里以來修葺書屋縹緗

萬卷孝友一堂執經問業因材施教造就名教樂地祇今猶可想見也至于爲善二字存諸心者必驗之行得于已者必公諸世遇地方有大利害卽侃侃言之當事力爲興除梓里沐惠無窮可見德蘊于內功施于外功以昭德言以表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將古之所稱三不朽者公殆兼而有之矣余問學淺陋識見硜鄙愧未能窺測萬一恐重違余年友之意敬爲書之如此

見逸
文集

鄭長公確園集序

鄭士玉 邑令

事有置諸其懷而時隔於數十年地限於數千里一旦

馬陵縣志 卷之十一
踵及而目接之其所以珍重愛惜當不啻連城璧照乘珠且欲舉珍重愛惜之意告諸天下後世焉其于文也亦然余髮燥受學卽喜古文辭卷帙森陳指歸互異及讀鄭中丞益樓集見其苞孕滿家宏攬無極如韓之醇如歐之逸如蘇之雄放匡劉馬班之渾穆淵深未嘗不嘆其兼綜而大備因以知中丞公本經濟爲文章其功在天壤名垂奕世不虛也然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著益樓者中丞而編次刊布者則公之冢嗣道旋先生也非益樓大冊世無由見中丞文非道

旋先生世亦無由讀益樓集謂非中丞之令子而益樓之功臣也哉先生之行可以風世矣語曰有德者必有言世有道旋先生而不能文者乎然細帙未遘披閱無從有不能不張藉之于李浙東者歲庚戌余縮符安陵安陵爲先生梓里固不難景仰前燾一遂平生之願適先生曾孫天一鄭子持確園集請序于余余固陋人也以夙置諸懷輒不禁欣然受之展讀一過于序事諸文而知其湛深經術于言事諸書而知其直達政體誦續述則麻哈皖疆淚生眼底讀記遊則嵩雲洛水韻出筆

端而且善行種種厚德淵源繼緒情深邦族不媿是真
所謂琳琅千章珠璣萬斛者予既珍重愛惜且欲公之
海內告諸天下後世俾讀益樓集更不可不讀確園集
也急勸之梓遂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見確園集

寶蘇齋詩集序

劉達

濬縣人

古今爲詩文不易而序詩文尤難不知其人而序其文
是人以文掩也不知其文而序其人是文以人掩也兩
者俱無當若吾與劉子博仲則異是博仲吾知其人矣
且知其文矣博仲以邑宰没于官越今四載其子伯啟

以進士謁選都門哀集其寶蘇齋詩文問序于余嗟乎
余不序博仲誰當序博仲者乎余與博仲生同年幼同
學當觀文公司鐸于濬余兩人纔八齡耳觀文公延余
入內署曰孺子可教也其視余無異博仲凡紙筆書籍
以及粒糲餽餽之屬吾兩童子必均焉博仲性豪穎每
與余篝燈分誦博仲必爭先卽蹋鞠觴奕嬉戲之末亦
不肯讓人觀文公見吾兩童子萃處未嘗不引文切訓
而欲其馴戢童心十一歲卽能屬文余每愧不及時從
其諷誦者綴記之則皆博仲騎過竹馬也丁丑余倖弋

獲而博仲猶困行間豈鼠璞易售而真韎鞞非龍皮客
未易識乎然博仲雖屢蹶場屋其麟莩播傳海內至今
經生家藉以登彼岸者甚多乃不于其身而于其子伯
啟鵬搏扶搖本其家學以成名博仲猶及見之亦可以
無憾矣博仲以明經出宰百里得民而治之平其賦稅
正其徭役淮河之民至今戴德惜未期年而以勞殞命
未竟厥志豈非天乎先是余視鹺河東博仲過訪攬勝
中條山多所吟咏以中條草示余余爲之序其後余轉
臨清遷京畿博仲往來其間與余唱酬最多其他感物

賦事諸作一皆抒發性情牢騷激楚之音非埏埴矩矱
規切聲律者比使天假之年其所造寧可量哉今寶蘇
齋所集尚多遺漏以其在日一脫稿輒棄去也余嘉伯
啟能哀集其父遺書故旣序之于生前復序之于沒後
使知吾兩人在兒童嬉戲時卽有文章氣誼之交非不
知其人不知其文者也伯啟方將大其所學以用世非
徒讀父書者予見伯啟如晤博仲焉余序博仲益思觀
文公矣伯啟悲手澤予寧不感知己哉

見寶蘇齋集

學益堂文集序

周廷鑑

溫陵人

上下數千載英雋迭興靈襟互攄孰不言文其犖然樹
一家之幟足以鳴當代而垂來茲者其人亦可數也可
不謂難乎其不足傳良亦有以非襲則詭也夫優孟之
去叔敖遠甚一倣其衣冠笑語觀者以爲叔敖復生要
自楚人憤憤耳優孟豈真有當叔敖乎遇具眼則其事
敗矣文之襲者亦然失則優也畫家易鬼魅而難人物
人物無遁形而鬼魅可臆造世無鑄鼎燃犀之人恣其
謬悠寧可窮詰文之詭者又然失則鬼也二者交譏其
不傳固宜六籍而下漢人最近古其敦龐質樸之氣未

醜卽人品不同而標致斐亶各有可觀降而六朝汨沒
於排駢織麗之中及韓昌黎崛起於有唐與柳河東齊
驅並駕力追古作韓之渾灑柳之峭潔各自爲家歐蘇
王曾踵起遂極文章之盛然廬陵服膺昌黎而悠閒容
與獨出機杼眉山父子兄弟互相師友而子瞻不必求
肖老泉穎濱不必傳會伯氏才分所至各自生活比而
同之便乖本色數百年來家隋珠而人荆壁踵事增華
絢爛已極然而假叔敖之衣冠幻牛蛇之俶怪亦復多
有余竊嘗有慨于中未敢以語人也劉伯啓先生中州

博雅君子讀等身之書深汲古之綆揣稱今曩獨深慕
八家之文沉浸寢處其中服習既久與之俱化所著學
益堂集攀韓躡曾已臻具體至於根極義理杼發性情
曲而不回直而不肆則全乎其為鄆陵劉子之文非類
首於昌黎南豐廊廡間者也夫匠心期於獨妙矩度出
自前人擬議變化而文不可勝用也讀先生之集令我
懷抱俱盡所謂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者也噫時流
易趨古意難復奏希聲以入里耳吾亦安必其盡諧要
當與知音者共欣賞耳

見學益堂文集

王伊璜先生壽序

湯

斌

睢州人

中州當嵩高河洛之間風土淳龐冲和毓爲人物率博
大端方爲國家建鴻鉅非常之業屬運際休隆往往奕
葉蟬聯如靈寶之許盧氏之耿父子並列卿相史冊艷
稱之鄆陵處汴省之南岡阜磅礴而蜿蜒號爲中州極
盛其地有伊璜王先生躬稟異資濡染家學渙爲文詞
朱絃清汎足以鼓吹休明庚子領解鄉闈其文槩獲先
民銜華佩實海內維誦以爲在瞿文懿鄧文潔之間又
三年長公子厚繼登鄉薦明年先生捷南宮又三年同

對 大廷而子厚膺

天子特簡入翰苑讀中秘書長安傳爲盛事及子厚授職諫垣抗論天下大事剴切詳明具合機宜糾彈不避權貴天下想見丰采如五緯芒寒色正可望而不可狎而先生需次家居讀書賦詩與隣父田叟尋花選石二三知己抗言在昔賞竒文而析疑義淵明南村庶幾不遠其斯爲盛世之君子矣乎己未七月爲先生五十初度時子厚迎養京邸同年後進執爵堂下致祝頌之辭而屬序於余以余爲先生鄉人知先生爲真也余謂壽

命於天固人之所願得而不可必者而古之所稱壽考不忘咸歸本於有德以有德而壽乃可貴也先生學術重於士林行誼孚於鄉國其德固已厚矣而家庭蘊蓄濬發於子厚今軍興旁午民生銷耗已甚朝夕籌畫爲國家建大議振紀綱而蘇彫瘵奏萬年度定之績者不重賴於子厚乎是今日之致祝於先生者非但同譜之誼應然亦天下人心之公也先生今謁選中翰黃麻起草在須臾間行將以宿學大儒參預紀握而子厚亦將踐歷卿寺雍雍揆席諸子羣孫森森玉立文詞瑰

瑋復鬱然而起所謂靈寶盧氏不將後先輝映耶是非
獨一家之瑞而國家日中鴻朗元氣昭融培養於千
百世者未有艾也余故不辭而敬序之

見湯文
正遺稿

劉伯啓燕遊詩稿序

梁熙 邑人

君子之有事于行役也類有歌咏紀述以志其時日所
閱歷非徒感遇蓋亦用以自攷也乃言學者審測音節
往往得其情性之所存是但君子之情性有所大異於
流俗歟抑山川風物相爲助發而然歟夫士當伏處一
室載籍極博食息與俱雖山經地志亦皆流覽之餘每

閱世俗之升降攷陵谷之變遷輒徘徊追思若身當其
時足履其地者俯仰感慨蓋有素矣由是而馳驅中道
寓目卽書自人誦之音節琅然實則君子之情性自見
于山川風物間非有所強而致之也彼賈客行旅往返
征途歲云勤矣試詢以山川之形似風物之同異率茫
然不知所以言夫非不相助發也惟其情性他有所寄
焉耳嗟乎人之情性如他有所寄也雖山川風物日陳
于前亦將如之何哉乙未之役余與劉子伯啓同公車
每次旅舍卽共步野外時正月上旬也柳末欲青河水

漸漸閭閻兒女因年事過從多往來于邨落夕日中吾
兩人徙倚遠望恒慨然者久之當其時雖未嘗操筆命
題而年光堪賞所謂百端交集者已相喻于低徊之間
余於是謂伯啓有詩人之情性矣今年秋伯啓以對進
士策來京師出一編示余曰此紀行之近作也子其爲
我序之余嚮所謂有其情性者今且琅然于篇什然嚮
日之山川風物迄今猶歷歷在余目前而歲月相距已
閱五載可感矣伯啓之年少余七歲余中表弟也負雋
才幼喜讀書自其先世兩司寇以來累積圖史秘冊昔

於兵火未經之前猶及見之往同筆硯時余好舉古詩
文伯啓獨撫掌賞心嘯咏莫逆乃其材力有足參軼古
人者是編其集之始也於是爲書其前以志吾兩人同
遊之槩且以見余之論詩本於情性者如此云

見哲次齋稿

蘇昭六詩集序

翁深沛縣人

鄱陵蘇岌與弟崑持詩謁余再拜曰此先君遺稿也先
君棄孤最早詩文數萬言亂後散失獨老僕石材曾侍
先君有所記追錄之念先君身後止此願先生筆削存
之余聞而悲其意因序曰善乎二蘇之不忍死其先人

也士君子好古窮經遭時不偶往往待後人發皇司馬
 史記未成李君威南北書未就握手失聲沒齒抱恨非
 遷與延壽負荷之天下後世誰知在龍門耶二蘇負
 大才玉舉藝不諧于俗乃數數過余人竊怪之余曰此
 固二蘇之不忍死其先人也昭六氏博物洽聞千秋自
 命迺鬱鬱不得志而終試取其詩讀之殆音有餘哀者
 人子安得不急為表章哉或有以集少之者余曰君不
 見立圃乎夜光徑寸足矣獨是石材何人能報其故主
 如此今而知康成婢穎士奴不足多矣

見中曲山房詩集

論

明

鄉先賢列傳總論

劉連 邑人

論人於三代後粹白者鮮矣或疑縮高之死若傷勇向
 使高不死必禍君國高以身救君國兼救管且詒穀其
 子也較諸庾珉之取義成仁並偉哉偉哉庾氏世載清
 德袁沙彌道愍持俱稱孝友而袁明穆皇后之伯父不
 厭貧賤不求仕進似又甚奇絕者任客奴之割股肉孝
 而過中夏全累世同居善處由其祖考耳皆出庾氏下

王立王莽之勢賈充之奸雄舉朝所憚孫庾獨藐之氣
節昭昭干寶乃云察庾純賈充之爭見師尹之多僻嗚
呼純除剝膚之災也純爭即宋真宗封禪之餘雖寇準
亦假天書以售媚而崔立上四十事獨奏災不奏祥韓
琦偶用匪人而崔公孺即發蛇龍通衢之諫此之爲氣
節視孫庾何如張興教授易旨與范甯捐私祿起學臺
皆有聲經術而甯言王弼何宴之罪深於桀紂則尤萬
世之大坊得春秋之遺意庾峻庾敞庾闡庾仲容悉文
苑傑士也峻排老莊尊儒典戒趨競疾浮華甯蓋聞峻
而興者庾道不貨赬齧之牛馬其隱逸不愧庾乘之窮
經避世而庾承先溺情老氏豈未聞峻之家訓乎庾冰
勸晉成帝舍己幼嗣立長弟頗識宗社要圖且死之日
家無私積可謂賢相庾翼經畧中原志雪君國之耻則
違詔之罪在可恕焉庾亮召蘇峻之反誠有四失然泥
首請死且終身不弄威福則外戚之賢者晉書贊冰處
泰逾約居權戒盈亮亦冰也王導汚元規之塵是私憾
訾之殺伯仁之心耳馬殷起卒伍開國楚服用高郁尊
王仗順之策修貢邀封始終五十七年未敢僭號殷弟

竇說其結好楊王殷謂楊王不事天子一旦致討罪將
及吾吁良已異夫黥髡屠販而袞冕者張榮佩虎符爲
將于元猶跖之犬袁逢吉自樹近庸雖未如崔知溫之
徙暴却強而幸無過舉殆弗玷呂蒙正之薦剡矣許瓊
九十九歲尚能登對唐末以來事諒非徒老且父子咸
躋上壽邦瑞也宜錫鄙城之命哉

見舊志

贊

唐

庾亮庾冰庾翼贊

晉書

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閭釐道亂由乘隙下拜長沙有
慙忠益季堅清貞毓德馳名處泰逾約居權戒盈稚恭
慷慨亦擅雄聲

見庾亮列傳

武陽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 銘 箴 盟語 辭

明

退思銘

銘 箴 盟語 辭

明

退思銘

王時中 邑令

嗟吾廉貞不如范萊蕪德化不如黃潁川勤勵不如陶
運甓寬裕不如劉蒲鞭幸繼承於祖武思教養乎黎元
如以祿而已矣顧飛走亦愧赧獨何為乎兩間

長民箴

王時中

嗟吾寄百里以長民無善政以安民急催徵以病民嚴
勾攝以逼民作土木以勞民濫刑獄以罔民頻追捕以

擾民玩豪猾以漁民崇奔走以厲民肆科罰以剝民不知獎諭乎良民不思拯濟乎窮民無以招集乎逃民是皆不足於保民而獨有媿於涖民但願天道不忘乎憫民徧豐稔以足民朝廷不忘乎恤民減徵徭以便民其或繼者立志以愛民在端已而率民嗚呼民哉其各勤耕織敦孝弟遠罪戾以自為太平之民

見舊志

自盟語

不貪財不愛色不惜死

見石刻

劉振之 邑令

公為孝廉時喪偶鰥居二十年有自緘一封每歲生辰重加封識殉節後啟視乃此三語公真有志者哉

矢志辭

殉節前一月書

劉振之

三十年讀書友古夢寐衾影靡刻不以忠孝為的今承乏鄆邑值兵荒薦臻諸艱蝟集百苦糜至惟是礪水飲冰卧薪嘗膽視邑如家視民如子身家性命一切付之社稷自古有死守而勿去孔孟學問奉以周旋而已敢惜此血肉之軀以負朝廷以負祖父時勢危急中夜不寐起而書此以堅予志

一片冰心滿腔熱血漸米矛頭枕戈城闕之死靡他無

信不立取義舍生以全吾節

視邑如家視民若子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生也任其流

行死則聽之坎止一真自如萬念不起期之死而靡他

抱是義以終始見石刻

牋書

晉

與郗鑒牋

時王導以主幼委任趙盾等陶侃欲起兵廢導郗鑒不從至是亮亦惡之

庾亮邑人

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
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
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
惟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
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

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曰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而勢屈于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

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竝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于地下願公深維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

見晉書本傳

諫叔翼遷鎮襄陽書

蘇好學有文章叔翼將遷鎮蘇年十五云

庾 蘇 邑人

承進據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

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于旦
 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尅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
 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汚漢之水
 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
 沂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虜逼送死一
 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畧乏率
 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
 聞況于臨事者乎願廻師反旆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
 壁勤畊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

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算

其可者

見晉書
殷浩傳

報兄冰書

先是殷浩父羨為長沙在
郡貪殘兄冰與翼書故報

庾

翼

邑人

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
 故不令物情難之自頃已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
 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
 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偃儻豪彊以為民蠹
 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
 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

年而為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陸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悞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

見晉書庾亮傳

遺殷浩書

浩累辟不起翼請為司馬貽之書

庾翼

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

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困虜中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

見晉書殷浩傳

明

寄河南按院高鷺磯書

鄭二陽 邑人

敝邑最苦之差名曰爛米銀又曰櫃頭銀因邑有小灘臨清德州三處買米差役額設米價四千八百兩天啟末年秋雨連綿米偶沓爛不經申請直委之里下攤賠每保一櫃有收役五人每人止派銀數錢耳繼而增至數兩相沿至今每人派至九十餘兩合二十六保計之共派九千餘金矣夫米果爛也自宜里下賠補然天果年年秋潦米果歲歲沓爛乎踵弊增加賠累無已民困

已極實難久支且未有加增錢糧全不奉上行之理上臺不肯詢察士民莫敢訟言此害直將與鄢邑爲終始矣數年前署事郭糧廳刻立禁約石碑今在縣前試令刷賚呈覽卽知此事積重難返無有窮極治某奉命南征道出梓里士民哀訴不忍坐視仰懇老公祖革除此弊遵照憲例官買吏解永不許僉派里甲更滋攤賠卽求刻石永禁庶從前之積苦旣蠲而向後之私派恒杜鄢民十萬戶世食明德矣書已緘發忽念治某此舉原從梓里起見止求除私派苦累並無求多前人之意深

恐異已簧鼓別生枝節企開釁端治某坦白此衷可以
頂之天日無愧者也

見益樓集

再寄高鷺磯書

鄭二陽

敝邑米差致煩老公祖嘉意區畫蠲除夙弊刻石永禁
恰爾今歲災荒異常讀劉明府時事艱危一揭叙述旱
蝗情景可謂字字血淚矣大河南北如此則小灘臨清
亦復可知秋成失望米價自是騰貴萬一各州縣糴買
者多卽高價亦不可得豈不上悞軍糈下累民生易大
傳云窮則變變則通時勢至此正變通之際民命休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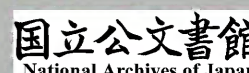
地方安危繫惟兩臺公祖是賴若將危苦情狀據實入
告聖天子洞悉民艱斷無不俞允者或求解折色或改
解小麥是在老公祖鴻慈軫念慨爲具題豈惟鄆人士
共戴恩波卽兩河子遺亦且感沐仁恩矣

同上

寄邑令劉冰壺書

鄭二陽

敝邑彈丸一城福耀儼臨正堪卧理惟是邑中有一患
苦差事承譌襲弊浸淫罔極治某昨過家園士民泣訴
因向上臺公祖力言之雖奉憲禁刻石然聞奉行猶未
得當渙新猷而草宿蠹端惟老父母是望邑有解納漕



米之役遞年私派幫貼至九千四百餘金不顧悖旨忍于虐民老父母聞之或亦不靳爲之齒錯即雖然解米而謂毫無所費此不達政事不近人情之說然謂所費多至九千餘金恐天下亦無壞法弊政至于如此其甚也爲今日計惟有詢之公論商之老成人確查自買米以至交納果否實費若干在官或可設處若干里甲應派若干明白正大較定畫一之法按畝攤派另置一匣貯之僉解之時當堂領給如此庶免年年加增無所底止也然而買米大弊在于以斛斗作市斗定價夫市斗

大而斛斗小買之于市所用者市斗交納倉庾所用者斛斗大約市斗六斗可納斛斗一石此小攤不易之規也買役奸弊謬稱米價騰貴此就市斗言之也米或偶貴然于市上買得六百石即可交納一千石則此四百石之價銀獨不可爲騰貴之增添乎乃以市斗之價謬作斛斗恣意吞肥上欺官府下誑里民間或遣人往查通同作奸此宿弊所以難清也若曉然以市斗斛斗之別米價無虛冒其他使費亦了然易見矣事干闔邑大患輒此僭爲籲懇伏惟俯賜垂察幸甚

同上

再寄劉冰壺書

鄭二陽

頃接高公祖手札云河南漕米已為具題力請改折幸而邀奉俞旨准以麥解軍前矣治某又思大軍駐劄遠近不一若不早事懇請分撥地方倘其檄令遠解則盤剝之艱更自可慮隨又馳函往請求其批解許州襄城較為省便正恐此牘到日大兵又復他移大抵許州為兵馬必由之路收貯州庾用備不時之需亦無不可者治某雖遠宦皖江馳驅行陣然軍事少暇輒思梓里旱蝗民不聊生危苦如此正煩經畫古來聖賢多從難處

着手方見經濟別利器者必于盤根錯節或亦即此時乎老父母其尚加之意焉

同上

報邑令劉公子穆生書

鄭二陽

不腆鄙邑邀靈尊公老父母允稱愷悌君子乃中土不造禍及仁賢一旦忽罹此變天道其夢夢哉正月念日獲接來札猶是仲冬所發者開函披讀字字為之隕泣來人在城變以前未悉慘烈之事不佞義激于衷迫欲上聞僅據撫臺差官所報特為具疏題請優卹憤鬱填胸未能詳盡即此不投降書不開城門兩事凜凜大節

足與日月爭光矣然而尊公爲勾章各宿文章氣誼著稱海內鄴仙諸君子久爲推轂遭罹艱危以身殉城昔爲名士今爲忠臣千載而後仰止義烈當不在文文山下者疏稿一通試向几筵一細讀之何如至於應得卹典揣在當事及諸先達自有主持之者憑楮悽結同上

上邑令林滄溟書

鄭二陽

比因老病偃蹇無能不得時聆教言歉歉何似治伏在草野不敢與聞地方事但屯田之舉非一人一家一日一時之事關係里中利害頗大揣在老父母自有台裁

上可裕國下不病民鄢陵十萬生靈世世子孫感荷明德于不朽據聞隣封似胥以祥符爲則例何也祥固首邑也地畝較之外縣獨多况是胡公祖舊遊之地其報地之多少報法之如何胡公祖必斟酌其間意者老父母或遙委一二老成里書往彼會議一一照彼施行萬無一錯卽或駁查其套例耳雖駁至再三正自無妨寧可從容持重但不至在各處盡報之後耳且鄢陵不患無荒地出城而南屯溝一帶至紅石橋南鄢村拐地角等縱橫數十里一望白茅有從來未開之荒者老父母

或撥冗遍行則鄆民之疾苦瞭然矣因聞父老私語昔年委署張君誤聽譌言一時報熟地獨多于別縣以致一切差徭叢集卽如河夫之類十倍隣封不獨鄆民不勝其苦卽老父母亦受當事催逼之煩况今日之事關係更大且久是以不避瑣聒僭瀆清聽伏惟慈鑒幸甚國朝

與藩司徐公祖書

梁熙邑人

淑景開祥和風應律仰承老祖臺惠頒鳳歷俾寒谷知春而某以里門濡滯不獲躬候新禧遙瞻曦彩中心企切鄆陵凋殘久在老祖臺鑒照之中乃泛潦之後頃若石田城南八十餘里人煙幾絕柳梢愆期河夫不前所謂天意難問而有司則無所免咎矣不意入春以來城西一帶村落盡空邑父母焦心徵餉方在百計招徠而敝邑人士各自惶惶僉謂部議旣下例有代庖之舉則當此賣絲剜肉之時復經改轍更弦之日恐去者長往而居者位難自存某上虞軍需下憫桑梓但憂心如焚徘徊靡已仰惟老祖臺功存國計志拯生民伏祈垂念敝邑之危急主持調劑俾得新舊交代則荒春無虞庶

乎逃亡可返而人心得輯豈特鄆邑之雲仍皆世戴宏
恩而某之仰荷高誼且矢于有永矣自惟三年伏處未
敢一字妄瀆清嚴茲者憂慮不遑冒昧瑣陳倘蒙鑒原
幸甚

見哲次
齋集

與河南郎藩臺書

王曰溫邑人

老公祖盛德大業與時並茂開府指日慰藉何似昨承
便附寄八行想達記室接張提塘報知協楚夫米兩大
事前後顛末侍籌畫再四爲國爲民務期兩便昨于
垣中會議已力陳矣我豫以疲敝殘喘有限脂膏分力

他省目下苦爲支持秋後將何自贍至於柳梢河夫其
累尤甚蓋敝邑與黃河相去二百里採辦料物動盈千
萬牛車之運幾至兼旬甚至小民有破終歲之勤劬不
足以補一時之罅隙古人云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亦以重也雖卹隣救災義所當爲况同在堯天舜日
之中何分疆域耶然救水急于救火取物遼遠反致稽
遲其弊有不能盡述者邇來幸逢公祖體卹子民概從
豁免然向後之區處何以惠此中土以寧我士民是所
望于賢司牧者豈止億萬生靈世世子孫已也冒昧瀆

陳伏惟丙鑒

見太常遺稿

與羅邑侯書

王曰溫

聞吾鄉年荒穀貴在在關懷而我鄆尤為切近之災侍以鹿鹿株守無補於時日夜惶愧因不避嫌疑除具題賑濟外種種積苦詳為面奏所賴我

后聖明加惠元元惻然為之軫念此中州之大幸不止我鄆一區蒙休也但必須賢父母實心奉行闔閭方可無虞舍親鄭老丈家居無事老成謀國事出周詳老父母武城得人諒亦所素悉也前承注問併謝不一同上

答鄭公靜丈

王曰溫

久違塵訓時切耿耿忽接台札如晤清光讀手教言及吾鄉流離饑荒情形足見留心桑梓老成之慮應自不同現今具題賑濟兩河疾苦晚已面奏

闕下矣柳夫之僉派想並可免但必須賢宰實心實力一一奉行尤須本地老成善為佐理百姓方得實受君惠吾鄆元氣乃可漸復耳晚承乏以來日夜惶悚無補于時未審老丈何以教之附郵順候不盡欲言同上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明', '疏', '鄭', '二', '陽', '邑', '人']

募疏

明

募建儒學尊經閣疏

鄭二陽 邑人

凡學宮皆制有尊經閣而鄆陵儒學獨闕焉按之形家言明倫堂後當建傑閣與城頭之奎樓相映則莫如尊經為宜夫六經之文如日中天不必其尊而經固自有其尊也然而世道治亂之源則惟係經之尊與不尊耳經之為言常也天下之可通行無弊者獨有是經常不易之道猶之日用可久但此布帛菽粟耳故曰君子中

庸率此中庸之性不越子臣弟友夫婦飲食之常馴而至于篤恭天下平直達無聲臭之天載反是則無忌憚之小人夫人至于無忌憚甘爲離經叛道之事繫實始于反厥庸常之一念凜乎危矣孟子崛起于戰國之秋上接洙泗嫡派其功端在正人心三字其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斯無邪慝遡觀往代三光失序九有陸沉何莫非邪慝之氣階之爲厲惟反經而人心一歸于正舉世遂無邪慝之民道化翔洽猗歟休哉然則經之不可不尊也尊萬世致治之源也吾鄆名碩巨卿起家膠

庠者項背相望獨于尊經之閣似若有待而興則後起者不得辭其責惟是事關大典義須公舉且也百圍之木千夫邪許而輿之則翩其來集矣凡我同心惟力是視某雖不敏固不敢不從諸君子後也

見益樓集

國朝

募修追岡孔廟疏

鄭蕃 邑人

鄆邑南有孔廟其肇建無所考父老相傳以爲宣聖周流列國道經黃家邨曾貸糧于黃翁故後人景其遺跡建祠祀之年代久遠殿楹傾圮雖松栢猶存而地勢沮

如時懼水祲明萬歷中邑侯雞山張公目擊心惻謂非
所以妥先聖垂永久也乃審度原隰遷其廟于追岡之
東鳩工庀材載營棟宇一時椽題垣牖輪奐聿新都人
士入斯廟者睇瞻宮墻周旋俎豆盖不啻登闕里之堂
而聆絃誦之化矣自是以來每歲上丁邑侯必遣屬致
祭猗與休哉抑何盛也崇正辛巳後兵燹頻仍鞠爲茂
草嶧山之芳趾幾成牧豎之鞠場過而愴心已非一日
楊子初旭世居茲土密邇聖宮慨思修復恐獨力難成
丐余疏言其事將募于邑之賢士大夫焉余曰魯泮非

僖公不作湖校非安定不興繫茲孔廟旣頹明禋久替
將有青衿佻達之刺乃楊子銳意修葺可謂繼僖公之
功紹安定之緒而兼以成張侯之志也與凡我同志諸
君知無不喜捐義資共勦盛事卽一草一木一錢一粒
莫非助成誼舉况吾儕沐先聖之教澤食無疆之遐福
以弟子而崇奉先師與夫竭力以飾他祠者其功德何
啻霄壤也耶雖追岡爲鄆南之僻壤路不通車馬事不
叢觀瞻然而千秋勝蹟遺風猶存則此舉其所關于士
習民風亦匪淺鮮也

見確園集

陽明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 跋醉翁亭記 天地自然之文如雲則變態水則興波千奇萬恠望不可窮貌不可似夫孰使之然耶風也風氣也蘇公固養浩然者其字真行草相間妙參雲水豈可以常體拘之哉中玄相公寶之命巡永之石久矣乃至隆慶五年秋三橋文子以考績如京摩勒得人而善刻吳生應祈者適至自武昌巡因細加校刻不兩月而成揆之於數似

跋

明

跋醉翁亭記

劉巡 邑人

天地自然之文如雲則變態水則興波千奇萬恠望不可窮貌不可似夫孰使之然耶風也風氣也蘇公固養浩然者其字真行草相間妙參雲水豈可以常體拘之哉中玄相公寶之命巡永之石久矣乃至隆慶五年秋三橋文子以考績如京摩勒得人而善刻吳生應祈者適至自武昌巡因細加校刻不兩月而成揆之於數似

非偶然也

見石刻

書鄆邑災荒揭後

鄭二陽

慨自神宗末造邊疆發難以來海內日尋于干戈垂歷二紀不祥之器久而不戢凶危之况徧滿世界重以催科之繁征繕之苦愁歎怨嗟之聲無間遠邇災荒疫癘一時並至莫慘于中州而庚辰辛巳之季為甚幾于元次山所云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州里化為禍邸草木化為宗族矣近有自家園來者謂鄉里羣告災傷苦未盡悉其狀因讀鄭俠流民圖疏云以臣之愚深

知陛下愛養民庶如赤子無一人以天下憂苦貨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躓于藍縷折屋伐桑爭貨于市輸官糶粟皇皇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臣謹以安上門日所見繪為一圖百不一及已可咨嗟涕泣而况于千萬里之外哉偶誦此語不覺淚隨字落于是櫜括鄆之災傷市值而僭為之揭代鄉里士民布告當事亦畧倣于市司納物價之意庶幾地方水旱之情得以上聞則邀惠振除其患害而追其天殃俾斯民相與又安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端于仁人君子有厚望矣

見益樓集

國朝

書尹宙碑後

朱葵尊

秀水人

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結體遒勁猶存篆籀之遺是本烟楮悉舊對之如百年前物尤為盡善太原傅山青主藏檇李曹溶潔躬審定朱葵尊錫鬯書康熙乙巳

秋八月

見曝書亭集

鄆陵縣志跋

常錫胤

邑人

古外史掌四方之志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沿是列郡有乘下邑有籍凡以備太史五風之采小行人五

物之書所繫顧不重哉鄆志肇修于前司寇劉公逮明末板燬于寇國朝鼎建三韓孫侯拾斷簡于煨燼進邑中諸碩彥開局分較蒐羅增訂事已釐矣

今上御極之十有六年滇黔悉歸版圖疆域大同撫軍賈公檄行郡邑各修厥志用昭車書一統之盛誠鉅典也于是經侯復加刪輯詳厥顛末時地之亨屯流峙品彙之盛衰消長賢喆之仕隱顯晦政蹟之沿革損益無不洪纖畢陳翔述兼貫所謂薦紳先生能言之而里巷長老有口碑者蓋亦幾幾乎無剩義矣覽是編者讀輿

地建置諸帙而悠然深體國經野之思讀名宦鄉賢諸帙而穆然懷高山景行之想讀祀典災祥諸帙而惕然齋祓其神明讀恩綸誥諭諸帙而殷然光顯其榮寵讀賦役選舉諸帙而肅然恪恭于理財用人讀節烈隱逸諸帙而卓然振竦于孤芳獨秀更取理學藝文諸帙讀之而擷經史之英華研性命之蘊奧于以黼黻王猷羽翼聖學不又燦然而臻明備也歟蓋取衷博攜之林扃思獨照之區無駢枝無掛漏一方掌故按之臚列目前叅諸豫州全乘中不可謂非兩河之球璧一代之董狐

也余謂家督總一家則凡內外蕞芮菑畚以逮畜產生息臧獲平頭者儔靡不洞心藉令抽毫憑楮當有鑿鑿如指掌者矧宰割百里者耶嗟嗟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咎蘇而制令亟易希世度務賢者猶且爲之而况振興文治規畫典章示風化而垂久遠則信乎茂宰之是賴矣經侯涖政三載卓有異績愷弟慈良允稱漢循茲特出其製錦之餘緒裒成一代之制典遂使一邑文物煥然可觀厥功不亦懋哉今茲

聖德誕敷聲教四訖十五國同文共軌罔不率俾太史

采是編以陳民風則錯繡坤輿式鴻禪化用彰大統之盛固非小功小美足媿者也余時守制里居會志告成侯手示余敬贅數言識諸簡末以昭盛舉于不朽云見舊志

書鄢陵縣藝文志後

鄭蕃

按鄢邑前賢自漢魏晉宋元明皆有志傳而著述弗列亦缺典也故彙秩紀之其間卷帙闕遺者恒居六七或藏名山或傳海宇幸斯文之有託庶吾道之終存見舊志

鄢陵雜志跋

鄭蕃

順治庚寅秋九月爲邑侯孫君涖任之三年政修人和百廢俱興憫邑乘之墜缺惜文獻之失傳于是進數子而授以載筆之役列序分纂次當及蕃曰古蹟曰塚墓曰祠廟曰寺觀曰祥異曰藝文按司寇劉公舊志斷自嘉靖十三年前賢勝蹟叅稽詳備矣自神朝而後海寓多故災沴遞見采識數端約徵天變而復殿以藝文者則以事與人功蹟在當時勛名著一世非詩文以永其傳後世將安所考故邑乘獨詳舊志詩文以世代爲序首漢魏次宋元次明尊古憲先之義其當有深思乎蕃

生也晚既不獲探秘名山又不能裒集遺聞卽恪循令則尚懼弗克厥任矧敢有所更易故漢宋元詩文一仍舊法惟明文內間有一二叅錯者畧爲銓次雖法度從先而類帙有紀庶幾昭明前烈矣若夫近自昭代上溯嘉靖爲時一百一十有八年事遠世更大端猶存典冊高文業登紀載此外見聞可及者雖殘碑斷簡靡不用咨博訪思爲表彰乃鄢自先朝之亂史冊燬于兵碑碣爍于火間有聞而無徵欲訂譌而莫考一字偶失徘徊終夜寧闕疑以俟後毋荒畧以貽譏且事非關于一邑

之利病文不足以槩人之大節者悉弗敢汙漫簡端以

負邑侯表揚前哲垂憲來茲之意

見確園集

鄢陵志地理建置跋

梁之鯤 邑人

鄢志廢墜垂百二十年庚寅九月孫侯進鯤等商其事乃開局纂修鯤分得地理建置二志伏擇舊冊攷覈精詳業無遺漏獨是世代既遠陵谷俄驚若城垣之既燬旋甃公署之已壞復新開文水河以救民田建弘仁院以成令政皆數十年賢宰經營之嘉績余特詳其原委補綴篇末以徵興廢至于學田一項亦爲增入創置至

意不敢沒也其他鎮店郵莊曩稱繡錯者兵燹之後半成邱墟仍載原名庶生聚教訓將見終復舊觀耳

見舊志

鄆陵志賦役官師跋

梁廷拭

邑人

修志重任也拭所任者賦役官師及名宦風俗諸志夫田賦一邑之大命也舊志所載訖于嘉靖十一年此後地分三則糧號條鞭經制定而財力省矣然時歷兵燹冊燬無存僅就戶胥荒畧之籍溯其原委晰其利病俾不至堙沒百世之良法斯邑民之永賴也至于官師又操大命之柄而建風俗之表者也竊觀舊志明歷國已

百六十年令之題名者四十有五而名宦僅傳婁王二公良吏何寥寥也豈政績多民與抑持論尚刻與今續傳五公乃在百十年之內三十五人之中宦蹟不遠流風善政拭猶得彷彿焉即勸紡之趙不肯以一善掩殉節之杜不忍以下僚沒矢公矢慎勿漏勿溢然後知舊志之二公不為少而茲續之五公不為多也風俗之升降視乎長吏之鼓鑄邑有卓魯文翁而生養既遂教化弗行乎俯仰今昔不禁于田賦官師致其惓惓也

鄆陵志人物跋

韓則愈

邑人

春岡先生舊志分人物人品二門採摭雖富義例未安
讀者病其冗雜余淺見寡聞謬任分纂展閱累日輒慮
因仍貽譏良史乃不自量稍爲訂正以武職例授掾階
義官移附選舉志并刪去邑屬四款總以人物括之前
蹤曩哲已載邑乘悉弗敢易或敘次未當間一更飭則
不敢以揚厲辭也所惜兵火之餘典文殘闕綴輯補遺
尚有望于後之君子云爾出書相佐者鄭子公任胡子
文圃梁子顯允梁子幼宣并錄識之

同上

書鄆志後

劉漢藜 邑人

庚寅距今甫十年而城垣之增修學宮公署之更新已
不可勝紀今悉因類增入俾無忘賢守令之盛蹟云
梁幼宣之論詳矣而獨是田賦一事雖仍條鞭之舊然
名存實亡已非一日賦益于初地消其等斯民疾苦其
曷有極志存盛治者其必有以救之哉

人物一門狗請託則毀譽失真秉直筆則謗訕立至是
以先南康幾成而未梓阮太冲閣筆而罷草也庚寅之
役韓子叔夜董其事距今僅八年而邑合經公奉賈大
中丞檄更爲重修乃以屬余歷年不久論定無多謹按

門補入以垂永久蓋古今傳人如祥麟威鳳不可多得操觚家其慎之哉

鄆邑書籍無論宋元以上卽前代名賢著述頗富而寇氛之後盡付灰燼間有一二存者然亦不可多得文章之傳蓋有幸不幸存焉其信然已

年來海內文詞日盛鄆人著述頗多而所增益僅如是非志存簡畧蓋特取其有關邑乘者其他不多及也

鄆陵縣志卷之十八

藝文志四

行狀 誄

墓誌銘 祭文

墓表

傳

行狀

墓誌銘

墓表

宋

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禮部尚書崔公行狀

原註本貫開封府鄆陵縣儀鳳鄉鳳凰里

韓

琦

安陽人

崔出姜姓始齊丁公之嫡曰李子以其國推叔乙而食采于崔因而命氏十六世孫業爲漢東萊侯居清河之東武城至後魏殿中尚書休始與其弟寅分大小房休

號大房自元魏歷周隋間世居顯仕而至唐尤盛與盧李鄭三姓遂爲諸侯之望而崔爲之首曾祖諱光表清河大房休之後十二世孫也後唐同光初舉進士爲天下第一終右補闕直史館祖諱周度性忠鯁敢言周初爲兗州節度判官其帥慕容彥超叛卽以大義譬責之復引近世逆順禍福以爲監不聽卒爲其所害周祖聞而傷之贈祕書少監父諱汝礪以父死節尚幼朝廷欲優其廬給乃以爲左班殿直後以家世儒者耻從武弁之列遂棄官歸鄆陵安處先廬不以榮利爲意以公貴

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公諱立字本之侍郎之次子也少警悟博學而尤長于古文時柳公仲塗爲世大儒學者師仰一見公文而竒之于公卿間比比延譽咸平二年秋舉進士于開封府試入高等明年春及第補果州團練推官郡有役卒輦官物于他州苦其道路之險乃率衆錢僱便舟而下其守姜從草者發其事法官張昇引率斂條坐始謀與率錢卒三人皆當斬公曰釀錢私已與本意于公殊科罪當杖固執不斷姜怒乃以其獄聞請下有司詳讞卒如公議姜與法官俱得罪滿歲用是

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臨清縣事丁侍郎憂去服除知
壽州安豐縣事屬歲大水壞期斯塘民失灌溉之利者
殆千餘家公亟募工徒補塞隄障日暴露于塘下踰月
而塘完民以安業轉殿中丞徙通判廣州事改太常博
士嶺南舶商所湊珍貨叢委至者一爲利所動則隳其
故節公素以清約自守凡彼之所有不市一錢官滿但
舟貯俸緡所餘而還時文懿張公爲本道轉運使常嘆
服之曰古之所爲廉吏者恐無以過此俄丁母延安郡
太君李氏憂去官服闋通判許州事改屯田員外郎知

江陰軍事仁宗卽位以恩增秩都官邑有利港者舊溉
民田數千頃歲久湮廢公諭其民開濬之曰初雖少勞
而其利無窮民皆樂然獻力逮成官無少費而民利如
故又開橫河六十里以通漕運舟楫之便天子嘉之兩
賜詔書褒美代還會東都塞決河命公提舉受納梢草
是時所費旣廣旁逮數路之民皆被科擾公度興功過
半薪樾山積而所逋之數尚數百萬皆單細之戶力不
能堪者公獨抗奏願一切蠲放保無所乏朝廷從之衆
大蒙惠遷職方員外郎知隸州事城中池素烏鹵民苦

水泉不給公擇衢巷要便之地爲浚百井而間有甘冽者衆謂公至誠之感闔郡歌樂之累遷都官郎中歷知漢相潞三州事以明道恭謝天地恩遷職方俄轉太常少卿知兗州事值歲大蝗旱民罹凶歉公度荒政之急而爲常法所拘者一皆濟以權宜唯上所罪又募里豪出粟數十萬斛以哺饑者所活甚衆而施浹旁境繼徙鄆涇二州就拜右諫議大夫改知耀州事耀民氣豪喜訟號難治始至繫囚滿獄公爲區判善惡勸沮明白未幾民服公化境內以清代歸民走漆沮二水之次邀公

呼曰吾之父母今焉往至羣卧石上使公馬不得前公爲回駕翌日由間道乃得去至闕以年漸高筋力不強願補閑僻之郡乃出知濠州事轉給事中年甫七十卽上書曰臣老矣于國家之事力不能勉幸乞臣骸骨以歸田里上憐之進秩工部侍郎致仕公旣歸鄢之私第遂謝絕人事治家圃羅植松竹中起小亭曰葆光自號葆光子終日隱几于其間每良辰美節則召親族以觴咏爲娛樂心休休然自謂處羲皇之世如是者凡五年一日體中不佳召諸子而謂曰人生得七十者爲少而

吾壽已過之又官爲丞郎汝輩皆爲京寺之官女配吉士吾自顧無一不足者夫生而死物理之常也汝輩但師吾忠孝無甚悲也諸子與家人皆環侍號泣不能勝而公神色不少變而終君子以爲達性命時慶歷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公方重沉敏不妄喜怒外雖嚴莊而內極仁恕平居歛衽危坐凜然如在官府中家人輩皆悚戢自飭無敢遽步于前者天性至孝二親之亡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蔬食柴毀見者嗟惻之事其兄中舍君尤謹順諸姪少孤皆奏以官義均已子歷治十郡所至務

以約制煩以靜勝擾而政一出于仁惠凡議罪有不合法意或所誅不當其情者則類從輕比故民感而易化所去殊思之又性本恬晦不自夸耀以道平進志不可屈文靜呂公乃公之同年生也文懿張公乃向爲監司知公之深者也而公足未嘗一妄及其門常曰人苟公而待物當自知我必欲求而後知則吾豈爲此當東郡之督薪芻也內臣閻文應方爲小官與公共事文應舉動或不如法公必極言規正之後入爲內都知權傾中外感公疇昔誨勗之恩百計一見公而不能得其自重

如此前後上封事言時政利害得失凡四十事多見施用能文之外復長于篇詠文正范公嘗謂某曰余向在江陰多見崔公詩格清而意遠詩人之作也有集二十卷自名巴歛集茲又見其謙德之高也夫人冉氏故職方員外郎宗閔之女淑行純德宗族師法門內之助肅然以和封仁壽郡君先公而亡年六十六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公與夫人于鄭州之新鄭縣臨洧鄉先侍郎之墓次男三人長勉天聖五年擢進士第強敏能政終大理寺丞次公孺性渾厚有高識多聞博覽爲國子

博士僉書終武軍節度判官事次長孺和雅善屬文終大理寺丞女四人長適部員外郎杜昉次適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知陝府事趙宗道次適大理寺丞張汝士次卽某之配也故于公治官治家之迹知之爲最詳而辭患鄙訥不能發揚公之清芬盛烈使纖悉而明著之姑舉其大槩以資名德鉅賢筆削之公用垂信于後世

謹狀

見韓魏公安陽集

故尙書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韓琦

崔君象之有道君子也余妻雖象之之姊然其相友也

以賢而不以親今之云亡其子振孫等以墓有銘哀號
馳訴屬余以辭余固知象之者其可不銘象之諱公孺
後魏清河大房殿中尚書休之後今爲開封鄆陵人曾
祖周度仕周佐堯帥慕容彥超幕帥叛以大義切責遇
害贈秘書少監祖汝礪以父死節補右班殿直贈尚書
兵部侍郎父立爲世名臣終尚書工部侍郎贈禮部尚
書象之幼簡重有高識喜學善屬文始以父任補將作
監主簿耻在蔭籍欲自取進士第旣不利有司慨然以
篆刻之技不足爲遂益究覽經史百家之言至于浮屠

老子之書無不探考得其淵妙視富與貴恬然不能少
動其心也初監許州商稅丁尚書憂服除監許州合流
鎮商稅再監許州商稅丁所生靈壽縣太君嚴氏憂服
除時丞相賈魏公鎮許薦知陽翟縣事歲滿簽書忠武
軍節度判官事用三司奏都太管勾許汝州石塘等河
催綱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熙寧四年正月十七日以
疾卒年五十八象之孝悌仁恕出于天性母夫人仁壽
郡太君冉氏早亡事尚書與嚴夫人朝夕左右承順顏
色未嘗少懈其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及葬雖盛

寒必跣足負土與庸者雜作終喪始復葷茹兄弟皆盛
年物故遺孤滿室象之極力撫養不忍去爲遠官故仕
宦專以庇族爲意不復計較資品高下居官治民清約
不擾見有位者必爲陳國家大計民之疾苦與夫所知
之賢者冀以行其言而已未嘗自有也正人佳士雖未
識面推轂不已道或不合雖大權重位招之不往也慶
歷中仁宗皇帝勵精圖治象之乃詣闕上書論十事其
日日培根本教宗室擇守宰求遺逸資孝治御英豪輕
賦歛省寃滯節浮費嚴武備凡數千言引據深切而亦

不求人知亡後諸子得其稿于楮中于是人益知夫象
之雖在小官有愛君憂國之心而自晦其德如此與人
交務盡誠信以風誼自許有過失者必毅然規正無不
畏而爲善周人之急厚自損刻而不以爲惠也從事許
昌日官吏斷獄誤引重比同幕梁統者懼及于譴則銓
格爲廢人象之曰持議而誤在我遂請獨當其罰論者
高君之義所居東北隅有亭曰葆光尚書之所創也君
常處其間默坐終日外無一物能嬰其慮交游之至則
以文酒爲樂往往忘其鄙吝與處士孔寧極尤相厚善

每一過從則閉關談道率踰旬不忍別去素樂閑退與相知為林泉之約願預者輒以籍記之已而皆背去其籍為空象之笑而不怪焉然象之亦為族屬所累未能如其素志而天又不畀其壽悲夫臨終謂諸子曰吾神識無纖毫妄亂來亦我來去亦我去此又見其達性命之深也其作詩尤工人多賞其清麗夫人安福縣君程氏某官某之女柔順而正內治以修男二人長曰振孫大理寺丞次曰保孫試將作監主簿象之教子嚴而有法而皆能承訓自飭當嗣其慶云以某年三月二十一

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某鄉尚書之兆次銘曰

既孝于家又忠于友惟德之尊富貴紛麗恬不可誘惟道之存死生之際亂則何有達性之根人雖亡矣名不朽矣事著斯文同上

明

處士牛公墓表

薛瑄河津人

古有司寇牛父微子之後也子孫因以父字為氏而牛之姓實出於是隋之弘以德量稱在唐幽國竒章公咸階峻顯堪以太學生為昌黎公推道見諸文宋臯以勇

畧爲岳武穆部將牛姓著聞者代相望史不絕書今處士興父福淵大父輔輔之先世居山西之潞州有仕至樞密使者代遠不詳其字與世自牛父來處士亦不知系自何出至處士大父始居開封之鄆陵遂爲鄆陵人比三世皆積善行義迹跡邱園處士娶柳氏女生子四人曰忠曰麟曰景曰良女四人良最季處士視諸子中惟季質魁壘且性開敏宜有立遂遣良補學宮弟子員中永樂癸卯鄉舉入太學益廣所見聞天官才之上其名於朝授西安府同知侃侃有操施能舉其職人皆服

處士爲知其子處士雖不治章句業孝友樂善出於其性子季旣業儒餘三家屈處士教以孝弟和謹戒以勿崇貨勿刻貧服事惟勤敷菑不得惰荒嬉慢處士尤急人所無傾囊倒廩無吝色人有負處士者必自引咎弗與之爭以故家庭里閭咸服處士爲篤於行良之爲學也處士必使嚴其師擇其友專精其業凡伐性敗德墮業之事絕使不爲良之爲賢子弟爲才舉子爲名太學生初任卽得佐大府實大夫之秩固皆處士之善教且積慶自其先世來者遠且長而始發於良作善之報耿

耿其不可誣福淵娶于氏生三子長處士輔娶李氏生五子其一福淵也處士四女皆適大族士人處士與柳氏先後俱沒葬趙坊之先塋良爲同知之五年距處士沒若干年矣因念處士墓表未刻無以顯揚其祖考之潛德懿行以垂示於後人乃詳其世次行實可知者以書抵河東薛瑄求爲之辭用稱薦述之意遂刪取其書之所載者刻之墓道俾牛氏子若孫得以覽觀則知蒙慶澤其來有自且永永無怠於爲善以思嗣續其世云

薛敬軒集

彥明張封公墓表

楊

溥石首人

世謂墓表卽古人以其先人德美功烈刻之藝鬲之意然君子之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必自植德始况君子窮居約處幸而不處變則人所稱道者又豈出乎庸德乎使人人有庸德可稱天下之爲善者不亦多乎表之亦宜也此予於贈給事中張君之墓表有作焉君諱著字彥明先世居扶溝祖諱成甫世篤於善不求聞達考諱顯道元末嘗任山西襄陵稅課大使未幾棄官去携家避亂幸際天朝平定海宇乃占籍于鄆陵今爲鄆陵

人君自少讀書通大義謹言行得乎親見信于朋友鄉黨有窘於衣食者賙之有不能嫁娶者助之死不能葬者葬之嘗有楊氏子幼孤無所歸君收養之成人鄉人有不平質其是非無不悅服由是邑人咸稱爲長者有司聞其賢欲薦之君念親老不忍棄去辭不就及居親喪哀毀不勝衣所居僅蔽風雨饘粥或不繼處之裕如也其訓子弟則以力本務學責其成其告語鄉人則以勤儉治生爲本領使其見用則所以及人者不亦廣乎壽六十有六洪熙紀元春三月以疾卒于家越三月葬

邑之西岡原先塋側執紼泣送者數百人配劉氏扶溝刑部主事元弼女孝謹慈柔處親黨教子孫皆有可法壽考康寧封太孺人子男七人曰謙曰濬曰哲曰聰曰睿曰廉曰智謙由鄉貢歷代州安樂州知州睿由庚戌進士擢行在吏科給事中聰廉智早卒女一人適梁善孫男十有三人綸純紉維紱綜絃縉約綺繼紹續女四人君旣沒之後十有五年以子貴推恩贈徵仕郎行在吏科給事中睿追惟先德奉光祿寺少卿王公惟善所述行狀請表其墓夫以君之行誼固不可泯沒天恩褒

譽於其既沒表之宜也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君之子孫當有以培植之哉

見舊志

明資德大夫政治上卿戶部尚書張公墓表

崔恭廣宗人

成化辛丑五月十六日致仕戶部尚書張公以疾終于鄢陵里第訃至禮部以狀聞上悼惜之遣使賜祭命有司治塋域其子綺輩卜以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奉塋于邑西一里許西岡之原紉迺偕姪瓛持教諭華亭張琳所述行狀詣予請表諸墓按狀公諱睿字志通別號友

竹其先扶溝人曾祖諱成甫不仕祖諱顯道元襄陵稅課使值季世棄官而去迨國朝平定始卜居鄢陵考諱著積善有隱名公貴祖考皆累贈如公官祖妣魏贈夫人妣劉初封淑人贈夫人公自少沉靜寡言不與羣兒相狎戲稍長嗜學不倦游邑庠為朋輩推重時順天尹東魯王公賢適典邑教語人曰此子他日必顯達其門云宣德己酉省試果擢詩經魁明年登進士第尋拜吏科給事中公既居要地凡政令得失生民休戚有所聞見無乎不言其小心謙慎蓋非他人可及焉者初考以

最特賜勅進階徵仕郎再考陞右給事中殆三考僚友
恐公外遷遂合辭乞留之陞都給事中方越兩月陞戶
部右侍郎奉密勅綜理京師內外倉場公受朝命徧歷
稽考剔除奸弊儲峙以充嘗摘誥勅制詞公廉平恕四
字扁諸堂以自警且以警所屬故一時上下翕然同心
乃事正統己巳秋也先入寇上勅公鎮守通州且令事
急環城糧芻須悉焚之無貽寇資公旦夕不怠惟整飭
防守之具數日寇逼京城人心恟恟咸欲舉火焚之公
獨叱禁之曰此皆民生膏脂寇果至而焚之得矣未至

而先焚實自賊耳其如國用何衆悟乃止已而寇不利
遁去衆皆羨公當倉卒之際一言能存糧芻數百萬計
其智識過人遠矣哉景泰庚午丁太夫人內艱朝廷以
時方多事且代者難其人特詔公奔喪仍令所司爲塋
塋祭公雖強懷復任而哀盡之情自不容已未幾陞左
侍郎仍理前事天順丁丑公以弗獲終制爲歉值事平
無事具疏懇乞致政歸英廟憐其情特允所請歸卽結
廬墓傍朝夕拜泣如初喪歲時祭禮務極腆洗若是者
三載餘朝廷圖用老成人傳召至仍理前事尋以公歷

官滋久茂著勤勞進秩尚書任事如故迄至今上踐祚
銳意問學日臨御經筵詔六卿首臣月三番侍講公與
焉重荷白金楮幣文綺之寵賜士大夫以爲榮自是公
以被恩禮愈煩付托愈重故傳事愈益恪慎甚至不遑
寢食久之乃老每家居與故人耆舊言輒潛潛泣下曰
吾以一介書生官至二品累荷聖恩封先代波及妻孥
茲又得以殘喘優游田里朝廷大德何可忘之何能報
之聞者咸謂古有終始不忘君上者公政其人歟一日
偶疾劇以前言白訖乃召諸子姪族人悉屬以家事刺

刺不休日莫儻然而逝遠近聞者莫不弔哭哭之莫不
盡哀公生于洪武辛巳三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一
配蒲氏累贈夫人子三長卽綺蒲出次曰緼邑庠生季
卽紡國子生俱副室宋出女二監生扶溝楊欽同邑陳
永芳其壻也孫六曰瓊曰瑜爲邑庠生曰瑤曰瓘曰瑤
曰琬俱尚幼姪約官滋陽訓導姪孫卽璣戊子貢生瑩
琫亦皆庠生孫女一公天性孝友父早世每追念不覺
涕泗交頤事太夫人極孝謹比卒哀毀幾至滅性兄長
代州守謙次濬哲聰弟廉智公處之友愛備至俸資少

餘卽寄分不自私產業悉推讓諸昆弟之子以緡能孝
獨割良田宅與之衆亦不敢爭取其再休致也朔望必
詣墓所哭奠奠畢僂然如有聞見竟日始旋日惟課子
孫習學以繼家聲鄉里後進薰炙之有所造詣者益多
賓客至輒忘勢禮待及見貧難者篤意賑卹或有敗行
者務召諭再四俾歸禮度而後已嗚呼以公之才之行
出而居禁署議論天下大政躋司徒經理軍國重務退
而歸閭里子孫有所樂育鄉人有所化成裨益于世大
矣豈非鄒孟氏所謂不素餐之君子乎特爲表之用鐫

墓石俾百世之下知有斯人

見舊志

坦窩陳君墓表

賈

詠

臨潁人

坦窩陳封君者漢太邱長文範之裔右叅議溥之父也
年六十有三以正終溥致政家居襄事之餘乃爲狀請
予書墓石按狀君諱銓字秉衡姓陳氏別號坦窩五世
祖諒元季居鄆舉明經爲鄭州路學正高祖希賢國初
時登仕佐郎進鐵冶都提舉曾祖灝授陰陽訓術祖翊
父永清俱不樂仕進胥以耆德稱鄉人目爲長者母程
氏實生君穎敏異秀神采射人天台陳公至邑見而奇

之有馬蹴黃塵去之句君卽應聲曰龍騰紫霧來大爲
欣賞因補邑弟子員旣冠肆力於古文詞業舉子不逐
時好因是累踣場屋識者惜之性孝友不假外飭成化
癸巳時疫大行亡者枕籍雖骨肉不相顧二親病在床
君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三月人以庾袞目之兩弟有過
父欲撻之君長跪不言怒解方起子溥嗜學每教之必
先德行弘治甲子果以弱冠領鄉薦乙丑舉進士始請
歸娶尋授戶部主事推恩當及君君曰吾子旣貴吾可
已矣遂受封故不終其業邑西有汨羅江君愛其處誅

茅結亭因號坦窩先生嘗葛巾野服偕同志十餘人爲
真率會觴詠賡和脫畧塵事有太邱之遺風焉嘉靖壬
午會今上上兩宮暨恭穆獻皇帝尊號詔晉四品秩階
朝列大夫山東右叅議如溥官元配程氏封安人贛州
貳守大鴻公之長女也性貞靜柔順幼多竒識及歸封
君貳守公適轉任嘉興戒行舉囊篋餘資悉留付安人
及貳守卒于官幼子天爵扶柩還安人悉付與曰此吾
父所寄以待汝者汝今長矣可以守此鄉人稱義其事
與封君相敬如賓垂老無間言居恒窮苦自勵年雖逾

者不廢女紅嘗誦女誡及列女傳以爲家訓動有矩度
庭除肅然隣有黃生者嘗云吾居此三十年未嘗見陳
夫人窺門戶其推重於鄉如此封君生天順庚辰八月
一日以嘉靖壬午五月念三日卒葬太邱祠南三里許
棲良村之原從先兆焉嗚呼君有元亮之風而厚德如
太邱程有少君之懿而靜貞如續母豈不皆可謂賢乎
予故著之貞珉庶後世過而式之曰此坦窩陳封君之

墓云

見舊志

深澤令梅岩王君墓誌銘

陳 棐 邑人

余未冠時與梅岩王君爲會文友君工舉業兼能古文
章決精掇華劇日鉢心炳如也及余登第又屢見君詩
讀而愛之其過雙溝曰淅淅鳴颺楓葉曉絲絲涼雨豆
花秋晚霽日晴光山色外幽意鳥聲中郊行曰沿岸柳
陰一逕遠隔溪茅屋半村斜傷春曰紅紫紛紛花半落
閉門猶作未看人九日曰半城衰柳風初急一逕寒花
野自香過舊館曰山郭雨來鳩喚急杏村風軟馬嘶頻
遊道院曰千年松老猶巢鶴滿地雲深故鎖窗其詩體
格師杜而情致清灑有岑孟之風余每屬和於是與君

爲詩友君旣舉鄉科授深澤令余方望他日懸車各歸
林下相與爲邱壑之侶而君逝矣嗚呼悲哉按狀君諱
璣字幼齊其先家世鹿邑高祖曰十二公者元末徙鄆
曾大父敬大父振皆長者弗仕父經以明經授吳江簿
妣傅氏實生君君幼而穎異特出警敏神發口授古詩
文輒不忘吳江公喜曰亢宗者此兒也逮就外傳勤於
學日誦記萬言爲文輒過人正德丁卯吳江公觀化君
方十二齡喪務一如成人禮事傅孺人孝遵其訓淬志
欲紹先業年十五補弟子員試每居首嘉靖壬午君鄉

試已中式將登榜爲藩長擠落日是面有痕而步迂遲
者也初君以劉齊寇鄆傅孺人老而病君守之不去寇
遂以刀傷其面至是投卷君且獨先是以藩長識之竟
爲之黜君不怨不尤曰求賢顧以貌耶自是益矢志探
討六籍考究百家誓期有成辛卯復當歲比督學敖公
閱其文驚異陟上等會有司復以孝行稱敖公優禮倍
賚焉壬辰丁傅孺人憂益致哀盡禮丁酉公四十三始
領河南鄉薦人皆榮之公自視欲然四試禮闈庚戌再
不第謁選天曹膺命拜深澤令邑小政繁適當凋敝公

急緩收後催科興滯補偏縮溢伸乏甫月而四境改觀
深人悅謂真民父母焉深自己酉秋迄庚戌夏不雨民
切憂惶公焚香虔禱不二日果雨嗣而數大雨深人又
頌謂隨車甘雨焉無何嬰疾而卒蓋庚戌閏六月二十
日也卒之日囊無俸錢庖無飯米棺槨衣衾俱爲假貸
聞訃兩地人士罔不悼痛距生弘治乙卯得壽五十有
六嗚呼悲哉公天性純和而內實侃侃且不輕言笑人
無大小事無巨細悉以道義處之辭受取予之際尤嚴
甘麤糲未嘗有求於人居家嚴而有法教諸孤惟義方

逮奴僕不假辭色內外之分斬如也初號介菴春圃劉
公雅重君謂君有清淡之姿芳香之德復更其號爲梅
岩配胡氏早卒繼配李氏五子俱李出承家承恩邑庠
生承烈承明承憲亦習舉子業承家等奉君柩歸鄆將
以君卒之明年八月葬於城東新塋昭位來祈余銘余
惟歐陽永叔論梅聖俞之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
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君有過人之才而不
成其名有長人之德而弗究其蘊晚獲策名蒞官才四
十日何其遇之窮哉然君有諸集足以傳世諸子足以

傳家是君之所以窮於生前而達於身後者其在斯歟
銘曰於戲梅岩天藻厥思曷斲厥詩而薄厥資祿不更
時年不入耆嗚呼梅岩天實有以默厚者在君之所遺
而非人之所知東郊之原有墓歸然而永不夷後之考
德者視吾銘辭

見陳文
岡集

堂邑令韓公墓誌銘

方拱乾

桐城人

記都門與同年韓公去病別別四年而去病卒又越二
十八年而其子公琛以狀來乞誌其墓誼弗忍辭乃爲
之誌公諱法愈字去病歿庵其別號也先世自洪洞遷

鄆陵八傳而及封公荆璞公去病其第五子也生而具
異相臟腑洞然如薛文清稍長穎悟絕倫一目十行下
落筆饒夔慧十歲卽出應童子試主者憐之曰此大器
當晚成勿急畀以子衿十三歲試諸生高等一時蜚譽
騰于里序益肆力于學古文詩歌罔不精詣不獨制舉
義冠同人也丁卯以春秋中河南鄉試第十九闈中疑
公爲宿儒恐其齒長乃抑之而以別卷魁本房及撤闈
見公齒政少也戊辰捷南宮同輩爭推之爲李鄴侯一
流人不當以百里勞公筮仕得山東堂邑知縣咸曰文

人當無不可乎公履堂乃進其吏若民而日課之訓其
不若以爛于律時蓮妖亂纔息餘氛熾然公曰潢池赤
子一迫于饑寒一弛于保甲耳乃以兵法爲吏治分鄉
爲路約路爲保約保爲甲約甲爲牌行之經年四境肅
然不第無萑葦憂且堪詰戎備不虞矣以是隣多故而
堂則稱寧宇至其興學校勤輸輓竭力疏築事事登上
考而復以其退食之餘飲酒賦詩不廢文人本色大吏
爭以龔黃目公命攝冠縣公卽以治堂者治冠未幾調
繁益都公又卽以治堂者治益都未逾時而公病矣公

素羸常記其癯骨巖巖如霜天鶴盱衡今古皆雲霄中
語予心服公之神大于身而復心疑其癯不勝骨也乃
果弗祿傷哉公生于明萬歷乙巳二月十日卒于崇正
辛未八月二十七日年僅二十有七卒之日封公及太
孺人猶未耄也所著詩文殊富其行世者有發庵集若
干卷生平意氣文字之交甚廣造士于庠及闈中士以
名著海內纍纍至今山東人士言及公猶淚數行下也
配王孺人後公三年卒子二人公琛壬辰拔貢生娶安
慶巡撫鄭公二陽姪女公琛聘昌平總督張公元佐女

女一許字尉氏縣孝廉王公心密子孫三邁適過俱幼
公琛出以癸酉年二月二日葬阮寨之麓乃爲之銘銘
曰才宜顯庸而嗇于官德宜厚殖而嗇于年若是乎實
不克副而名莫與殫雖然石室之輩懸諸彭阜羊公之
淚墮于峴山是卽爲不可問而可問之天見舊志

國朝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君墓誌銘

湯

斌

睢州人

太常王君子厚以省覲南歸道病卒於臨清之舟次訃

至京師士大夫咸歎息泣下子厚在詞館後余者十五
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爲忘年友嘗觀其氣槩嶽嶽不苟
隨時趨心竊儀之官諫垣十四載前後章數十上皆關
國家大計使一旦秉鈞軸盡摠其生平所蘊必大有
建豎而今竟已矣雖其所表見已自章章於世而不能
盡其才使朝廷收得人之效是可嘆也冢嗣延禧卜
葬且有日廼奉其王父封公書來京師以隧石誌銘爲
請余不敢辭据狀子厚諱曰溫一字綠野其先山西洪
洞人也明初遷尉氏之古三亭岡遂占籍尉氏傳十餘

世皆有隱德至芝童公萬歷庚子魁於鄉漢中推官遷
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鳴玉次鳴球卽封公也封公中
順治庚子鄉試第一甲辰中會試有子六人子厚其長
也子厚少負軼才年十一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癸
卯舉於鄉丁未會試中式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
未與殿試至是父子同對策大廷人以爲榮封公考授
中書需次里居而子厚選弘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
經世之學己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無所阿附時
有旨甄別督撫而不及提鎮疏言提鎮爲封疆大帥

權無異於督撫今有歷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果人人
稱職乎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拜官甫數日時論
違之詔赦軍犯而地方官往往淹滯不遽釋上言朝
廷布宥罪之恩而奉行者率至五六年之久脫其中有
客死異鄉者如曠典何又言詔欵內逃人窩主干連人
犯俱准赦免而直省地方距京師遠者數千里近者數
百里有赦前起解而赦後猶械繫道路者天時酷暑銀
鐺烈日之下保無暍死道上者乎臣以爲與其豁之於
解到之後曷若宥之於未解之前請勅部飛檄各督撫

立釋歸農使蒙赦者早慶生全幸甚皆奉

俞旨自是或密奏或公陳多見採納蓋其意感朝廷知
遇思奮發以圖報稱孜孜以清吏治重人才分別激勸
綜核名實雅不欲以悻直僨事而忠愛惓惓尤有人所
難者間嘗有所搏擊不避大僚側目者衆而卒安然無
幾微震撼之虞者仰賴

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見其
志亦足彰

至聖臣直之治象也一日

上召集臺垣策問進勦機宜轉輸方畧子厚敷對稱
旨奉條奏詳明克稱言職之 諭蓋見知於上者深矣
數年之間經筵侍班掌印戶垣筦登聞鼓者再晉鴻臚
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司右叅議尋轉左以至提督四譯
館太常寺少卿駸駸大用矣壬戌五月

上念河工關運道民生簡公廉大臣往勘會大司寇魏
公以年老辭則 命偕少司寇宋公往瀕行陛見者三
單騎馳往西至蕭碭北至唐宋山東至海口南淮揚周
廻長隄三千餘里尺計寸較繪圖入告蓋其勤慎如此

焉陵集元
卷之十八
三
甲子冬遇 覃恩 誥封父如其官母某氏爲恭人
上將東巡遣大臣祭告嶽瀆而子厚分詣東鎮東海將
事惟虔事竣念封公家居日久便道歸省子厚性純孝
晨昏定省無間封公促之入都居常忽忽不樂丙寅復
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買舟張家灣走天津
轉劇至臨清遂不起矣生平友愛最篤遇親戚故舊咸
有恩禮課子諄諄誠以守清白勿驕溢以墮家聲其他
懿行如此類甚衆不暇著著其大者生於順治二年乙
酉閏六月十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十

七日享年四十有二配蘇氏封恭人邑庠生光訓女子
五延禧拔貢生延祐候選州同延祉延祺廩膳生員延
祚附學生員女一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於某原銘
曰嗚呼王君邦之傑楮柱言路羞躡躡位躋奉常神人
悅藏骨於斯山截嶮後億千年視斯碣

見湯文
正集

嘉慶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

傳
明
鄭太公傳
野史氏曰甲子乙丑間朝野百鍊化為繞指矣錚錚鐵
漢獨嘖嘖德安司理鄭公柄人見忤毒鋒攢之屹然不
為動已而阮咸終補故司汲黯召為主爵時望聿新即
德安舊理鄭公也今勅兵廣陵南北倚為天塹客自江
淮來稱說鄭使君不去口因作鄭太公傳太公河南鄆
陵人名友諒字誠甫少為諸生名籍甚食餼于官鄆五

鄭太公傳

陳繼儒 華亭人

野史氏曰甲子乙丑間朝野百鍊化為繞指矣錚錚鐵
漢獨嘖嘖德安司理鄭公柄人見忤毒鋒攢之屹然不
為動已而阮咸終補故司汲黯召為主爵時望聿新即
德安舊理鄭公也今勅兵廣陵南北倚為天塹客自江
淮來稱說鄭使君不去口因作鄭太公傳太公河南鄆
陵人名友諒字誠甫少為諸生名籍甚食餼于官鄆五

鄆陵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傳

十餘年不覩賢書公課其鄉之孝秀發部擊蒙窮先儒性命之學縫掖家始斌斌嚮風比于鄒魯相繼獲雋對大廷實公爲之嚆矢公用明經高等貢入太學大司成重公砥行績文目爲天下士謁選判成都寧越寧越卽古筇笮地漢人十之一耳筇人少喜多嗔觸之卽鬪競鬪鬪未易馴擾衆皆爲公危公曰地無險夷顧長吏調御何如耳叱馭而前卽以冰蘖自矢女土官瞿繼良陰黠多詐贄金嘗公公莊語謝之天全諸部緣茶市例以千金進倅公拒曰此陋規非舊規也白上臺抵償宿逋

衆益信而畏公俛首受漢索矣往土司寄居衛城以睚眦相殺傷而安氏尤桀驁難制公檄諸司徒其廬廬郊外乃奉令不敢抗募鄉兵八千分五營訓以司馬法軍容肅然黎酋馬應龍據牛心山監軍麾兵屬公衆請卜公曰獨斷獨行鬼神避之何以卜爲哉時矢下如雨公挺身先登士氣百倍度重嶺無水泉賊且遁勒兵左右翼堅圍之賊果中夜棄輜重走倅斬不可勝計寧弁尅餉軍甲而譁公遴官慰撫衆皆投戈歸伍其首謀者詰朝自縛請罪公杖而釋之公念邊民久染瘳風宜漸加

洗滌于是飭費舍立社學復貢額舉鄉飲宣聖諭誦家
禮而民始蒸蒸知有教化建昌多虎患公檄土神驅之
虎掉尾徙去奉命採木昏暮迷失徑忽有羣螢團結如
列炬導之而前明發視渡處乃不測大澤也蛇據木爲
窟吐霧障空左右曰環弩積薪乘風縱火可無遺類公
不忍曰彼實都此有何罪放之可也檄文告之有巨蛇
昂首騰躍羣蛇蜿蜒從之去三日腥穢若掃獲大木干
章徭種善幻者化鬼物夜食人公家給夫子像一紙幻
法遂絕居寧越凡八載異類如草音鶚易腸鼠無敢有

越厥志因捧土築祠肖公貌春秋祀不絕遷貴州麻哈
守父老追隨窮山邃谷中攀轅號泣不忍舍遂上疏乞
骸骨歸杜門訓子立期講學與田叟野老談桑麻卜水
旱以爲常有問治寧越狀笑而不答逍遙林下十餘年
無疾卒以次子二陽貴贈南京工部主事禮部郎中門
下梁侍御諸君私諡之曰簡定先生俎豆于鄉大夫賢
人之列矣初伯兄構陷縲絏公爲諸生重繭千里傾橐
千金白其寃及公遠宦時周宜人獨與二子居守伯兄
惑于讒持挺排闥詬詈若狂宜人牽二子伏床下獲免

公歸歡好如常其孝友天性皆此類也陳子曰宣聖不語怪鄭太公寧越所部皆六合內事非怪也然禳虎虎遁祝蛇蛇徙螢火導于深潭鬼物避于聖像忠信可以行蠻貊豈不信哉晚年高蹈園林悉吐其經笥武庫授潛菴次公捍揚州金湯之半壁掌上有兵目中無寇震鄰流孽莫敢一矢相加遺奠祖陵控吳楚膽畧威名卽晉稱揚州大都督國初置淮南翼元帥府公足以當之豈僅僅稱勅兵使者乎拊髀而思救時之真豪傑必廣陵鄭公無疑矣故推本其家學爲太公作傳讀孫子明

解又知師中丈人不在堯牟間而在鄭氏之父子也

見晚

香堂集并府縣舊志

憲副梁公傳

鄭二陽 邑人

梁公諱策字對之號及泉弱冠中嘉靖乙卯鄉試登乙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清惠端謹聲譽籍甚大司農甚器重之會成都缺知府蜀人頌言得公爲重及涖任廉明興學有文翁之風無何以親病請告歸色養雙親愉愉如也直指使舉地方人才前後薦章三上卽家起補山東登州知府甫數月旋擢陝西憲副當是時公年未

傳

艾飄然投簪杜門訓子依依親墓間十餘年一日市人見其園中白鶴飛出東門移晷而公逝矣公天性至孝雖登仕版奉侍嚴親左右承歡晨夕不異比其歿也廬墓三年捧土築墳寒暑無間宗親憫其哀苦勸請乃歸春秋祭享必誠必敬且以家常屑麵類不潔躬自推曳以供粢盛是以梁孝子之傳載在焦太史獻徵錄其行畧載之南工部志尤異數也至于敦義樂施卹族瞻親創開義學待以舉火成名者若而人其自奉則布素終身好善循謹鄉黨頌服沈龍江相國誌其墓稱為仁人

君子有以也子可養太學生克承父訓備極養志兩弟早世撫其孀婦女姪纖悉周至聲徹臺司旌以棹楔象賢世孝之贈賁相望也號樂軒公云

見益樓集

韓太公傳

鄭二陽

韓公諱自重字威卿號荆璞鄢陵阮寨人父北泉翁晚乃舉公七歲從麻城劉生授春秋儕輩避席遜不及公天性至孝念父春秋高慮不能見子成名年十六請于父北入太學亡何父病請假歸侍湯藥及歿喪葬事皆公力辦不以累其伯兄人方稱公孝友兄顧惑于讒驟

起釁端謂父私昵幼子舉十餘年已析之產更張低昂
詬詈日數至宗親咸爲切齒公向泣曰羣小側目吾孤
而觭齷之吾兄何忍爲此也分產固在兄所欲有者有
之吾寧敢以已析辭田宅錢穀惟兄之指何吝焉事伯
兄彌恭饌必親奉轡必親執久之兄乃悟曰有弟若是
彼讒者小人也吾滋媿矣未幾其兄死公哭之極哀且
爲力佐其喪自是砥礪躬修篤志問學改遊南雍會丁
母艱哀毀骨立時諸子漸已成立次第就外傳公奮然
曰吾不克以功名慰吾親意者其在兒輩乎于是建書

院求異書敦延孝秀督課諸子越數年諸子遂以春秋
名家長子景愈中萬歷戊午鄉試五子法愈天啟丁卯
戊辰聯舉進士仲子紹愈崇正癸酉再舉于鄉一時科
第蟬聯昆季玉立韓氏人文聲震中原公與劉太孺人
色笑堂上爲善日益力振乏卹孤施粟捐轄義所可爲
不憚傾橐其伯兄諸子蕭條零落公亟力維護猶令保
有敝廬不斷書香則公之篤于同氣不以嫌怨廢懿親
槩可知矣公平易和藹從不以辭色加人卽販夫菜傭
見必肅拱其謙卑自牧類如此一日念幼入太學訖不

謁選終非先人意天啟丙寅廼授上林苑監監丞歸拜
墓下成先志也子法愈任堂邑知縣以覃恩封公如其
官公乃進諸子而告之昔者吾因家累不獲承爾祖志
今爾七人已三致科名吾復身膺綸誥所邀于天不爲
不厚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小子其識之乃勅絕家
務于舍西闢園林疏泉種竹構餐霞閣棲息其中選訂
唐宋明詩數千首自號邱壑逸民良辰月夕親朋滿座
嘯歌終日累舉鄉飲正賓不赴蓋公生平孝友力學老
而不倦尤喜陳白沙呂新吾兩先生書當萬歷壬子關

中鷄山張公令吾鄴聚徒講學公每引證發明鷄山輒
爲首肯故立身教家一以忠孝爲本其所得于學問之
力居多焉崇正丙子冬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三里爲罷
春方公受恩封時費縣張相國在翰林當草制辭有孝
友爲政名德可師產推同氣揮辭不吝千金橐散窶人
感誦如出一口蓋實錄也

贊曰鄴之城西有漆井村云兩井湛然實陳太邱之故
里每往來游觀輒動景行之思旣而城北阮寨有韓太
公碩德懿行門庭之內羔鴈成羣不減太邱當年抑何

盛歟雖然太邱膝繞三君不聞有兄弟之變而今太公身遭閹墻究底克諧則太公之孝友其跡太邱可謂獨當其難者矣

見益樓集

肅寧令劉公傳

金日昇 蘇州人

劉公賁卿字以成鄆陵人起家一榜筮仕肅寧肅寧為逆閹魏忠賢梓里時閹燄方張族屬親黨假借聲勢莫可誰何公一切法治之不少貸閹諷公請撫按建坊公以名義至重交結有律已自守拙而肯以媚竈導人耶迄不為請閹出金三千託公為斥地建塾收諸無賴子

弟為稱功頌德地公又拒之閹意已左乃益出帑金巨萬檄公修城蓋為狡兇三窟計也公逆折其萌不許乃自遣羣閹楊綬王昆等矯詔大築廊邸陽以誇示閭里陰以傾動公而公益治事自如閹甥錦衣傅應星里居氣燄張甚左右風公在拜公堅持不可閹怒遂命御史崔呈秀劾公矯首斥職為民公聞命怡然而返公高祖司寇璟廷訊逆瑾諸奸伏法惟允公會祖司寇訥武宗南幸時以寧國司李攝蕪湖縣中貴索饋不與執繫詔獄嘉靖初赦復原官尋授御史公之直節正氣蓋淵源



有自來矣崇正御極逆闖伏辜臺省交章論薦公時方
 丁外艱特旨授湖廣監利縣知縣蓋異數也尋擢南計
 曹野史氏曰匹夫慕義水萬折而必東足愧簪紱之徒
 庸庸者矣劉公身履虎穴偉然獨立志節不移人固難
 及也嗟乎當闖燄薰天一時乘權借勢走闖竇如鷺而
 闖卒鄰於不臣視公爲何如乎見舊志

國朝

梁哲次侍御傳

王士正

新城人

予順治中遊京師求天下善士而友之得三人焉曰頰

川劉公戡體仁長洲汪苕文琬鄆陵梁曰緝熙公戡豪
 邁任俠苕文孤隋工文章曰緝長齋繡佛不涉世事蕭
 然內足于懷三人者性情不苟同而皆與予交莫逆其
 後康熙己酉別曰緝于都下庚戌別公戡于淮浦最後
 己未庚申間與苕文同在翰林二載又別去自是三人
 者遂皆不復相見而予亦髮種種老矣一日曰緝之子
 瑄書來以予父執友當序其遺集且爲之傳以信後世
 追維夙昔從遊之雅琴書文酒釣弋之適一言一詠以
 及嬉笑謔浪之語歷歷于心而三人者別去遠者已二

十餘年近亦不下十四五年欲談往事而無復有知之者矣不亦悲哉作哲次先生傳

先生姓梁氏諱熙字曰緝哲次其別號也其先洪洞人始祖八公明初徙河南鄆陵遂家焉傳八世至雙樓公諱珂官周府典膳子敬菴公諱慎累贈兵部尚書有子四人次篆一公諱克順仕爲雲南道監察御史子濬一公諱廷拭

誥贈雲南道監察御史卽先生祖若父也先生生世族幼不喜統袴之習讀書好古視聲利蔑如也于詩嗜陶淵明少得句云明月生東隅清輝照北牀長老驚異之十三歲補諸生第一文名藉甚會明之季流寇蹂中州河決大梁先生流離瑣尾渡河僑寄朝歌覃懷間亂定始歸舉順治三年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出知西安之咸寧誓於神不以一錢自污視民如子治行冠三輔會三原梁給事鎡疏劾秦撫中丞某中丞以先生同姓且同年也疑之訶知先生孤介廉靜更嗟賞焉官咸寧半載減俸行取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是時

世祖章皇帝方重言路臺省官皆矯尾厲角務毛摯搏

馬陽縣志 卷之十一
擊爲名高先生獨澹泊寧靜下直輒焚香掃地晏坐終日如退院僧暇卽與其友汪琬劉體仁董文驥王士正輩出遊豐臺草橋諸勝地或會食浮屠老子之宮諸子酒酣耳熱辯難蜂起各負氣不肯相下先生默坐或微笑不發一語偶出一語則人人自失覺我言爲煩大抵如如來拈花須菩提燕坐巖中者先生固耽內典于三藏十二部之書無不研究而于楞嚴尤了悟初因證果大旨每過其居邸繩牀藥竈外惟經論數卷而已雖身爲宰官實則老爛頭陀也先生嘗巡視茶馬于秦不名

一錢或以爲言則笑曰吾籌之熟矣居官而謀利爲子孫計耳子孫不肖而居厚實三蠹將至曰盜賊曰博徒曰倡優吾懼夫三蠹之爲子孫憂也故不敢也在京師日懷歸田之想屬長洲文黠畫江村讀書圖以見志予輩皆爲賦詩未幾謝病歸淄川高侍郎念東贈詩云燕臺襍被親相送一個嵩邱行脚僧蓋紀實云歸田後尤孤介自持不接當事同年王中丞巡撫河南餽問亟至一無所受答書曰生有僻性酷愛古帖亦昔人玩龍團飲廷珪墨之意也聞宋仲溫書蘭亭十三跋爲楊惟効

摹于珂里府亭趙子昂所書鐵佛寺鐘銘在鶴沙報恩
懺院儻各捐惠一通敬拜賜矣其雅操如此先生于古
文不多作其有作必合古人矩度而于禪悅文字尤善
論者以爲有蘇文忠黃太史之風或亦釋氏所謂結習
者歟嘗共讀杜詩至分減二字諸家註皆不及先生謂
出華嚴經其淹博皆此類也先生生明天啟壬戌卒康
熙壬申年七十一有四子埇埇坦埇今惟埇在

王士正曰世之爲儒者多剿襲韓歐二子之說力闢釋
氏自謂衛道及考其生平馳騫聲利奔走權勢老死不
悟者比比矣其視蘧廬天地浮雲富貴者何如富文忠
從圓照得法以龐蘊自居趙清獻退處高齋日須一僧
對食蘇文忠南遷或夢僧伽送子瞻過海三公皆名臣
大儒也何獨于先生而疑之

見漁洋
文畧

其本根顧視軒冕淡如浮雲勉而爲吏非志所存粗以
 西竺大法南京秘源旁逮莊老虛無之言沉酣貫穿洞
 史富于藝文耻在蔭藉思同後羣射策不偶遂遺世紛
 君門君時妙年德性已尊不事彫琢歸乎質渾博覽經
 籒之奠致祭于故崔君比部九哥之靈余初及冠作壻
 維熙寧四年歲次辛亥某月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

祭文

宋

祭崔公孺比部文

韓

琦

安陽人

維熙寧四年歲次辛亥某月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
 籒之奠致祭于故崔君比部九哥之靈余初及冠作壻
 君門君時妙年德性已尊不事彫琢歸乎質渾博覽經
 史富于藝文耻在蔭藉思同後羣射策不偶遂遺世紛
 西竺大法南京秘源旁逮莊老虛無之言沉酣貫穿洞
 其本根顧視軒冕淡如浮雲勉而爲吏非志所存粗以

庇族仁風是惇間常詣我情均弟昆酒會歡密詩豪放
奔時擿道與開聾破昏益我多矣如猶如薰余視君爲
期諸古人如何奄忽遽罹大屯善良至此天也寧論泣
馳使詣奠酬一樽君乎來歆惟靈者魂尚饗

見韓魏公安陽集

祭崔良孺殿丞文

韓琦

維治平元年歲次甲辰九月癸亥朔二日甲子具官某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殿丞崔君十哥之靈惟君
之稟天與和粹大韶之發聽者忘味大圭之全瑩爾君
瑞君父正臣始終道義君兄節士瓌特其志君之漸摩

固無不備惟文之高乃不中第惟才之敏見於爲吏其
勢奔騰譬若良驥千里之遙旦暮可至奈何半途遽爾
顛躓惟余之室君則其弟余契之篤實均同氣君如京
師必館而憇歡然相接唯恐分袂今夏之首君來審官
待次得告再歸闕田初聞小疾勿藥當痊遂不裁問日
期駕旋使忽至止君兄惠賤具述君病且憂纏綿余驚
呼醫俾馳詣前醫馳未達訃來何遑嗚呼哀哉君之德
美稔于衆傳復被餘慶宜熾而延何未強仕倏茲溘然
命也孰訴噫嘻蒼天嗚呼哀哉君姊之亡傷摧二年又

感君感心如灼燃徒憑薄酌致此拳拳哀誠千百未能
一宣君其知乎歆余意焉尚饗

同上

明

修河誓文

史文彬

邑令

民惟邦本肆國家重焉明則建官以左右之幽則立神
以保護福祐之凡以為民而已茲我北鄙雙泊河為民
害先令嘗浚治之障而之他用以寧民厥民寧歲久舊
防壞時水盛則鱗介壟畝民不能奠厥居其矧曰能稼
重為我重臣憂肆牒縣吏事之今我民罔弗欲興予何

其不於前寧人圖功攸終茲予重閱民重厥工用慎簡
乃僚往即工竟率以造作茲眾若鬻若役怠若事不既
厥心事底績者神其丕降災害於其躬予若不協心從
事以為民神自上罰我我罔能迪夫民國本也神主也
惟神亦宜顯厥靈大相予允成厥功罔為神羞則神亦
無忝於血食茲邑矣齋戒跽告明神其察之

見舊志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p>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p>蕪陽縣志之序</p>
---	---	---	---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largely blank or contains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text.]

